老子臆解

徐梵澄 著
老子臆解

徐梵澄 著

中華書局
老子解
LAOZI YIJIE
徐梵澄著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華书店北京发祥所發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1-00277-3/B·57
序

老子一書，自古為之注解者多矣。晉非而後，著名者無慮數十百家。其見於漢志者，如鄭氏、徐氏、傅氏等之書早佚。至今存之河上公、王弼等數家注解，乃學人所熟知。近代歐西稍知此學，譯者如林，英、法、德等文字皆有。而為博士論文者，又指不勝屈。凡此皆有專家為之著錄，書目稍數然矣。

建國以來，地不愛寶，鼎彝碑版，時出於山椒水浦。多歷代學人夢想而未之見者。一九七三年，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老子帛書二種，尤為可貴。一卷一銜，皆西漢初年銅本，可謂學術史上之一大事，與汲冢竹書及孔壁古文之重要相若。既已有編印本發行矣，取以比勘通行諸本，見編次不同，字多通假，而大體無異。然帛本一字之殊，固宜珍若璆琳者也。綜合觀之，實堪歎美。在昔名注疏之仍多疵穢者，未有此西漢初元本故也，惜夫！

梵澄學殖淺薄，自愧讀書不多。時值艱虞，遭家多難，自放於域外者，三十餘年。以一九七九年歸國，聞老子有帛書本，亟求得而讀之，以驚以喜。遂就諸本斟酌，寫成一定本，而亦未必定。越數年，以爲說原文應是如此如彼，蓋有其由，亦當說明之，遂就全部老子哲學為之解。文字既有揀擇，句讀稍異尋常，義理遂可批判。未肯全襲舊説，間亦稍出新裁，根據不豈，祇名臆解。

雖然，亦非造次而爲之者。嘗以謂俗儒詐經，道士宜教，多
說廢話。尤以儒、釋、道三教合一者，撿舖牽合，遂成“同善社”之談。而自來口義、語錄、講章之類，一發議論，策鋒便起，徒快語言，羌無實義。凡此皆心所不以為然者，不敢效也。故每章撈其大意說之。疑難處釋之，其原自明白無需解釋者，略之。析理參以周易及先秦古說，不廢莊子；偶見頗同西洋哲學者，標出之，意在點染以時代精神；無所發揮，蓋非論老子哲學也。纂事，多取春秋傳，問有取后世者，皆歷史大事。音義多本之爾雅、詩序、說文等，以古字義解古文義，亦時有渾然冰釋，怡然理順者。要之，求以至簡潔淺顯之文字，解明書中之義理，恰如其分，適可而止。

乙丑人日 徐梵澄序於北京
版本

民國十三年上海涵芬樓影印道藏，“案”字函出老子二種：
一，道德真經——兹簡稱曰“真本”。
二，道經古本（篇上）
德經古本（篇下）
——兹簡稱曰“古本”。

以上兩種，皆題“唐太史令傅奕校定”。屬“洞神部”本文類。
帛書有甲、乙兩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自長沙馬王堆三號
漢墓中所發現者。文物出版社出版。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一次印
刷。

通行本即通俗坊間諸本。然多據近人楊樹達增補老子古義
本。民國十七年五月上海中華書局四版。
目 録

序 ...................................................... 1
版本 ...................................................... 1
道經 ...................................................... 1
德經 ...................................................... 55
道 經

道，可道也？非恆道也？名，可名也？非恆名也？

无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恆无欲也，
以觀其眇。恆有欲也，以觀其 практич。兩者同出，異名同謂。
玄之又玄，衆眇之門。

第一章第二節，據一三本增四“也”字。

“無欲”——宋儒多在“無”字斷句。（參陸象山說）。勘甲、乙兩本，
後皆有“也”字，作“設恆無欲也……恆有欲也”。

通行本作“無名，天地之始”。茲據甲、乙兩本，訂作“萬物之始也”。

通行本作“此兩者，各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茲
據甲、乙兩本，訂其多“此”字，“而”字，“之玄”二字。皆删。

通行本“……以觀其眇”。甲、乙兩本皆作“以觀其所眇”。——“所
眇”，所適也。茲據通行本删“所”字。

首章第一句“道可道”，通常釋為“道可言”。——禮記檀伯：“盖道
求而未之得也。”鄭注：“道猶言也。” 大學：“道學也。”或釋為“語”。

荀子議論篇：“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實。” 此二“道”字皆訓“語”。
——或釋此為“可由”，或“可從”，或“可行”。皆有證以成其說。

雖然，於此請別論一說:

帛書甲、乙兩本，此句皆有“也”字。“也”為疑問語則同“耶”，即
“耶”。——禮記曲禮：“奈何去社稷也?”論語為政: “子張問十世可知
也;” “也”皆同“耶”。——第二字“可”則“何”之省文。——石鼓文“共
魚維何”作“其魚佳可”。雲夢秦簡“購凡可”即“購幾何”，“可殺”即“何
也”。“給封畜未可論”即“給封畜未何論”。
然則此第一句當作：“道，何道耶?”
更進而問一句：“非常道耶?”
其次仍為兩問句：“名，何名耶? 非常名耶?”
以“道”與“名”並說，就文字而論，則作連綿之兩問句，聲調振起。其
所以第三句仍當作疑問語者，乃就全書之大義拗得之。老子全書中所說
之道，乃恆常者。（“恆”、“常”同義。漢文帝名“恆”，避諱改作“常”，如
“常山”、“始娥”，原是“恆山”、“始娥”，皆因避改。由此推知此帛書甲、
乙兩本，寫成在漢文帝以前。）
“眇”通“妙”，皆訓“微細”。與妙麗之義無關。
“隘”、“徽”、“巖”，皆同音通假。訓“空”。有空者有可通。喻道至
極微細，亦又緩漫遠達，故下文有“可名乎小”、“可名乎大”之說。
“觀”，讀作也。
十大經成法篇：“萬物之多，皆歸於空。”注者引本文道原篇：“老子
曰：‘萬物之靈，皆歸於空，百事之根，皆出於門。’”——“門”即“巖”也。
玄，說文：“幽遠也。”原字義為“黑而有赤色者”。凡染，（謂絹、帛、羽
等染以紅色），“一染謂之縉，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繽”（見爾雅釋器）。
“三人為繽，五人為繃，七人為繡”（見周禮冬官匠工記繃繡）。鄭注周
禮：“玄色者，在縉、繃之間，其六人者赦；”——是則為深赤近黑之色，
由是而義轉為“幽遠”。易坤：“天玄而地黃。”亦言天之幽遠。
通行諸本及帛書甲、乙兩本，皆以此章始。章名古本皆無，真本有，
此作體道章第一。

臆解：
道，本無可名言者，然不得不藉名言以說道。此老子一書之所為作也。始以問曰：“此道也，何道耶? 非恆常之道耶?”又問
曰： "此名也，何名耶？非恆常之名耶？" ——是謂非于恆常之道
外別立一道；非于恆常之名外別立一名。

黃氏之道，有道存焉，所謂 "先天地生" 者。然此非創化論
而是道論。說有其物，無以名之。及名之為道矣，可曰 "萬物之
母"。

老氏之道，用世道也。將以說侯王，化天下。欲者，侯王之
志欲，願欲也。有欲，無欲異其度，於微，於眇觀其通，將以通
此道之精微也。

"玄之又玄" 者，言此道之高、深、幽、遠也。——同一物也，
自上俯而觀之謂之深，自下仰而望之謂之高。極視窺其幽，平眺
謂之遠。皆道也。以此而攝萬類，謂為 "衆妙之門"。即從人
之途，此書是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惡己。皆知善，斯不善矣。
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也，
高，下之相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後之相隨，恆也。
是以聖人居无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而弗始也，為而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
弗居，是以弗去。

通行本此作 "養身篇第二。"
甲本第一句無 "之" 字，作 "美為美"。乙本有。

(1) 參下第三十三章。
“皆知善”句。據文子微明篇，淮南子道應篇所引，皆作“皆知善之為善”。多三字。甲、乙兩本皆無之。

“高下之相盈也”，通行本作“……相傾”。盈，非也。見廣雅釋詁。

“恆也”。二字為句，通行本無。此帛書佳處。

“萬物作而弗始也”。古本作“……不為始”。此下之“而不有”、“而不恃”、“而弗居”，皆動詞。故此“始”字亦當是動詞，義為“作始”或“為始”。然韓通本（所據即河上公、王弼諸本），此句作“萬物作而盈不辭”。辞之言，“治”也。古代聽從之成辭曰“治”。疑此原作“治”，亦動詞。“始”乃借字。——通行本此下有“生而不有”一句。甲、乙兩本皆無，茲芟。

瞭解：

美、惡相對為言，今言美、醜。必一切皆不美，然後見美之為美。一切皆不善，然後知善之為善。就有、無，難、易，高、下……等而言，皆為相對。此乃常情，故曰“恆也”。

“無為”者，非謂無所作爲也。僞人皆無所作爲，則人事皆息，而文明亦於是乎止，此即西哲康德所謂不善，不可普徧化者也。老氏之所謂“無為”，此出其三語曰：弗治，任人民自然而治；弗恃，弗所負，無所賴；弗居，于事不居其功。由是則弗去，即不違，亦不離也。

“不言之教”，此日常所見者也。揚眉瞬目，舉手投足，皆可示意，不待語言。為教，則非言教而爲身教。此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
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恆使民无知無欲也。使夫知不敢弗爲而已。則无不治也。

在通行本此作安民篇第三。

“不見可欲”，“見”同“現”，顯也，示也。“使民不亂”，各本多作“使民心不亂”，或作“使心不亂”。甲、乙兩本皆無“心”字，校勝。

“使夫……”句，通行本作“使夫知（智）者弗敢爲也”。加一“者”字，義遂迥別。“不敢”與“弗爲”平行語。

末句古本作“爲無爲，則无不爲矣”。此據乙本，較勝。

譯解：

“上”者，尊尚之謂。封建之制，位之尊者莫若國君，而傳位者長子。自禹傳啟以後，立皆以長不以賢。殷雖兄終弟及，亦以長幼爲序。若儲位不定，求賢者而立之，則爭端皆起，此史所絕書者也。蓋賢與不賢，標準難定。人或賢于此而不賢于彼，或賢于始而不賢于終。甚或至不肖者沽名釣譽而僞為賢善，用之亦往往亂天下。王莽之流，史亦書不勝書。倘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豈不可期郅治？然此理想而已，自古未嘗見于實事，東西皆然。求賢能不可盡得，在位不盡皆賢能，不得已稽事功而任法，而督責之術起矣。老氏于此嘗曰“不上賢”，此老子與韓非之所可以同傳也。

“不貴難得之貨”，此亦爲國君言之。象箸玉杯，壽山艮岳，
皆亡國之君之所貴也。國亡，民盡其所有而盗之矣。

“虛心”四句，四其字皆指人民。“恆使民无知无欲也”，非謂使其穢如鹿豕，人肉視息者也。謂無知子其所不當知，無欲子其所不當欲。虛心謂謙柔，則不争。實腹謂溫飽，則不盗。志弱謂無所妄翼，骨強謂氣力沈雄。要之使人不為亂事。心既不敢，力亦不爲。

道沖，而用之有弗盈也。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也，象帝之先。

通行本此作無源章第四。
第一句古本作“道盈而用之又不滿”。則意謂斟酌用之。
“有弗盈也”，真本作“或似不盈”。“有”同“又”。“兮”字，甲、乙兩本皆作“呵”，字象氣之上出而分也，讀當如“呵”。“吾不知”三字下有“其”字，甲本此處破缺。乙本有，真本有。通行本無之，且句末無“也”字。

譯解：
此章題曰“無源章”，殊爲不諧。
“沖”訓“虛”，與“盈”相對。“盈”訓“滿”，滿則有限也。“用之又弗盈”，謂道虛，然用之無盡也。在於人事，其能挫人之銳氣，解人之紛紜，和衆之光明，同衆之塵垢者，必有道者，蓋以沖
虚处之者也。

“不知其谁之子”，即無以名之者。“象”，似也。言“宗”言“先”，皆謂古始。古始而有，不能謂之“无源”，大致誤解老氏“有生於无”乃標此題。“淵兮”、“湛兮”，皆況道之言。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歟！虚而不屈，動而愈出。

多聞數窮，不若守予中。

通行本此作“不守予中”。

“多聞數窮”，通行本作“言多數窮”，或“多言數窮”，茲據甲、乙兩本。

“不若守予中”，通行本作“不如守予中”。

瞭解：

此數句簡雋，而涉及時間、空間，及知識。

芻，乾草。芻狗，以乾草束成狗形，傳以泥，加以粉飾，即芻靈也。後世廟堂中塑像，多如此為之。蓋先秦民間，有此風俗。用之於祈禳，祀畢則棄之。莊子中說之甚明。謂萬物當其時，得其用，則貴；時已過，用已畢，則棄之矣。

儒家尚仁，天地間以人為主。老氏貴自然。春生不為仁，秋殺不為不仁。率以自然為主。此其分辨處。自然非可以人道圍
者。

橐籥，鼓風之器。以譬空間之虛。虚空則無屈曲可言。——“動而愈出”，無動必無所成。表天地間“生生之厚”。以人事言，則勞動所以生物。

萬事萬物，無所者也。聞之多而數之窮，人壽有限，所謂“以有涯隨無涯，殆矣”。“中”，中也。如射之中的。不若知其所止，守其知之中者。即莊子所謂“適得，則幾矣”。——“得”與“中”古音同，義同。（此說出周枚叔）——此屬知識論。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毓毓兮若存，用之不勤。

通行本此作成象章第六。
“勤”，甲、乙兩本皆作“堇”，勞也。左傳什八傳“令尹其不勤民”，注：“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為勤。”

理解：

老子書中，有引用他書者，如此章乃出自黃帝書，如列子天瑞篇所云。——列子為偽書，（參姚際恆古今偽書考），自來疑張湛輯古書為之。但此說其出黃帝書者，庸或不偽。即黃帝書亦必周、秦間依託為之，黃帝時必無其書也。——蓋就溯義觀之，乃涉及創化論者，穿插于是。

疑此乃周、秦間方士之說，大易說隂、陽兩儀。此“玄牝”或謂
“陰”，謂之曰“谷神”。推之遠古，則生殖崇拜也。然宇宙間實有“力”在。分說之為陰、陽、剛、柔皆可。疑此乃就養神、製氣，辟穀、導引諸術為言。力內而氣外，“飢餓兮”二句，與調氣之事合。

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通行本此作觀光章第七。

“退”，通行本作“後”。甲本作“芮”。乃據乙本。“芮”是“內”之借字，與“外”對言。然以“退”與“先”對言，較合。

譯解：

“天長地久”，今當謂之“長存”，不當謂之“長生”。以無生者況有生者，似覺不類。然此章主旨，謂聖人之外身而已。近世科學進步，養生家無所不至，其實徒養其身，適足以戕殺之者，衆矣。參苓日進，鍼藥時施，採集窮于山海，殘害及于猿鹿。葆康而增衰弱，求長壽反促早衰，不可謂非現代文明之大病。若是者，外之者愈已。

其用世，同此義也。在已為私，背私為公。私其身，私其有，終亦不保。自來成大事者，皆無私。如諸葛公之成都八百株桑樹，乃可謂“能成其私”。“
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

居善地，心善淵，予善天，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夫唯不争，故无尤。

通行本此作易性章第八。
“水善利……”句，通行本下接“夫唯不争……”二句。真本、古本同。
茲據甲、乙兩本，“夫唯不争……”兩句，置“動善時”句下。

甲本作“水善利万物而有静(争)”。乙本同，作“……有争”。帛書編者疑“有”當作“不”。然“有”同“又”，疑當是“又静”。

“予善天”，通行本作“與善仁”。——“予”同“與”。甲本作“予善信”，脱三字。按“天”古讀織原切，與也。左宣十二傳“孤不天”，織今言“不與”。作“予善天”者是。“信”讀如“伸”，與“天”同韻。“治”平聲，與“能”“時”同韻。（“能”，許書，从肉，以聲。段注：古音在一部，由之入于咍，則為奴來切。由一部而入于六部，則為奴登切。其義則一也。陸士衡《詠史》，叶“時”、“思”、“能”、“離”）。

瞭解：

論於理實，水，激之使高可在山，導之使下可歸壑，原無所謂争與不争。其性本静，其動由于外力。此亦可喻“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見禮記）——故于此句，竟可譏曰：“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静也。”

在水为静，喻在人为不争。众人之所恶，非众人之所争也。
道八 道九

以水之善利萬物，喻人事之“善時”、“善能”等。由是近于道而無尤。

植而盈之，不若其已。撓而擿之，不可長葆也。金玉盈室，莫之能守也。富貴而驕，自遺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通行本此作運解章第九。
“植”，通行本作“持”，帛書編者以謂“殖”借，是也。“撓”，乙本作“擢”，古本作“搲”。由“撓”可知“搡”聲之“搡”、“搲”，古讀如“撓”。“搲”之借字。
“擿”，土活切，解也。通“擿”、“擿”。此句義是“撓而擿之”，奪也。“兊”字破缺為“允”，注家遂紛紜其說。此從古本。“室”、“守”雙聲，
“撓”、“搲”疊韻。
末句古本作“成名功遂身退”，茲從甲、乙兩本。

備解：

貨殖之事，自生民以來有之矣。晩周，我國經濟已甚發展。而自來失政治之柄者，多往操經濟之權。商人是也。或富或貴，人生必有其求，故老氏戒其盈，戒其驕。

老子古義引淮南子道應篇，為此章解說，甚合。

魏武侯問于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
“數戰而數勝。” 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蠹也。其獨以仁，

未完...
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疲（通“疲”），數勝則主僕，以僕主使疲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僕則怠，怠則極物；疲則怨，怨則極欲。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故老子曰……。”

戴壽魄抱一，能毋離乎？樽氣至柔，能嬰兒乎？修除玄監，能毋疵乎？愛民活國，能毋常乎？天門啟閹，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毋以知乎？

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長而弗宰也，是謂玄德。

通行本此作能為篇第十。
“抱一”，古本作“衰一”。字同。
“能嬰兒乎”：古本、真本，皆作“能如嬰兒乎”！
“修除玄監”，通行本皆作“除除玄覽”。兹從乙本。帛書編者考訂“監”為“鑒”省文，鏡也。引淮南子修務篇“執玄鑒於心”，及太玄童之次八“修其玄鑒，濁”為證。其說甚詭。“鑒”、“鏡”同字。
“活國”，乙本作“活國”，“活”之借字。通行本作“治國”。
“生而弗有”句下，通行本有“為而毋恃”句。兹據甲、乙兩本校。

譯解：

“戴”，諸本多作“戴”，語辭，通假字。兹據乙本作“戴”，即負戴之謂。今字義未變。
昭明文選註引鍾會老子註：“經護為營也。”以解謝靈運“得以慰營魂”句。疑古言屏營、怔營，皆有不安之意，則“營魂”可釋為不安之魂，或不安之魂魄。簡言之也。故河上公註：“魂魄也。”

“魂魄”：“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爽，明也。（左昭二十五年傳）

又“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魂。既生魂，陽曰魄。”（左昭七年傳）

說文：“魂，陽氣也。魄，陰神也。”段玉裁注：“陰，當作雲。陽言氣，陰言神者，陰中有陽也。⋯⋯淮南子曰：‘地氣為魄。’京房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云：‘氣，謂弱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按魂魄皆生而有之。而字皆從鬼者，鬼魄不離形質而非形質也。形質亡而魂魄存，是人所歸也。故從鬼。’——漢人言陰陽五行，皆本古說而較成系統。其實此人之一知覺性也。近物質者曰魂，屬形體而為之基；屬思想者曰魄，則心智之高者也。謂之曰精神亦無不可。俗言三魂七魄，是謂生人一體，魄居其七而魂居其三。（莊子瞻之流，以謂動靜即精神，其言稍虛，亦近是。）

“抱一”，一，道也。書中反覆言之。此即孔子“吾道一以貫之”之“一”。“能不離乎？”即“能不離此道乎？”——此下言“一”處甚多。

“專氣至柔”。此乃“養氣”之事。氣之發於身外者，今謂之“雲囈”。氣之行於身內者，則肌體器官之運用也。氣之動，必有力在於其間。此與呼吸之空氣異決。然有煉氣者，則從事於“調息”，即調制呼吸或吐納之空氣也。其樞機仍在乎心思或意志。
凡心之所至，氣必隨之。故孟子曰：“志至焉，氣次焉。”志氣相為表裏，非氣無以持志；非志無以行氣。“尊”者，端一之也。調之熟則不用心。

“柔”，和也。如管子四時 “然則柔風甘雨乃至”，謂“和風甘雨”。養其氣，臻于至和，且將問：“能如嬰兒乎？”——嬰兒天真，無所用其心，純任自然生長。道家以之。“返老還童”之類是也。下文更說及嬰兒之和。

“修除玄鑑”者，自來人之知覺性清明，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可說其心如明鏡，此境界不可常保。常人二六時中，有其心極清明之時，有其心極昏暗之時；即上智亦有其下愚之時。故當勤加修治之，如鏡，使之“無疵”瑕，則能明照。——此屬深邃之心理學，取譬之說曰“玄鑑”。

“愛民活國，能無以為乎？”——無為，老氏所反覆申言者也。為也。但毋執，不恃，不居功，不為主宰，……是以不敗。

“天門啟闔，能為雉乎？明白四達，能毋以知乎？”——四句一貫，乃心理境界之事。莊子天運亦嘗言及“天門”，而義不詳。“為雉”者，謂心思不取主動而守被動。“以知”者，用智也。“明白四達”，以明也。明與智，同為知覺性境界，然明大而智小。明勝于智。古之學道者，求博大之明，非局限之智。及其“明白四達”矣，有時恍然大悟，或靈感奔注。此境有如“天門”之開，萬象輝煌，妙美畢露。時則當聽其自然而絕不用心智於其間，居被動而任此明之四達廣被。及至私心起，智用出，則靈感寂，明悟晦，而“天門”闔矣。

“生之，畜之”，畜，養也。“之”指人民。與“愛民活國”句相應。
三十辐同一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埏埴而為器，
當其無，有埴器之用也。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
用也。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通行本此作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甲、乙兩本皆作“卅”。
通行本此章無“也”字，兹據甲、乙兩本補。
甲、乙兩本皆無“以爲室”三字，兹據通行本補。
帛書編者在“有”字斷句，作“當其無有”，三句皆然。兹據通行本在
“無”字斷句。因章末以“有之”與“無之”對舉。

諼解：

此章利，用分言，有、無對舉。此無，皆所謂空處。歐陽脩嘗
讀此章，以謂如此說無，不合。蓋必藉有以爲用也。古人于理實
或有糾結，多文字上之窒礙，或名詞之涵義已變，或在當時自然
明白為不待言者，後世遇其空闊，則思路斷而不通。此非老子說
愚而歐陽脩之說非智也。一言之之，此“無”表“虚”而已。“虚”
有限，“無”無際也。

就哲學言，絕對之無蓋不可有。王弼往見裴頠，頠問弼曰：
“夫無者，賤萬物之所資也，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
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
足。”——王弼誠爲善解老子者。（見三國志魏書傳注）

自來以誤解老氏之“無”，加以誤解釋氏之“空”，於是思想成
混沌之局。其貽害於社會者多已。
五色使人目盲，斅騶田獵使人心癡狂，難得之貨使人之行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聾。——是以聖人之治也，為腹而不為目，故去彼而取此。

通行本此作《史記·第五十八章》。甲、乙本均作“是”也”三字。甲、乙兩本皆有。

“五色”“五聲”“五味”“騾騶……”等，排比成序。由此可見此書兩本之古。在學術史上，體系條然之說，多為後起也。

諒解：

此章論治道，為統治階級說，主旨乃去奢侈而存儉樸，亦深中近代西洋文明之病。

謂“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使人之耳聾”者，非咎“五色”以至“五音”等也。乃謂縱情于色彩之美，聲音之樂，以至於使人目欲盲、耳欲聾之境也。騾騶田獵，貪冒貨賄，幾於喪心病狂。以至於饕餮飲食，而亡失味覺。（“爽”，亡也）。——此皆蠭述奢靡無度之事，盡人皆知其不可者。如孟子亦有“流連荒忘”之戒。所以游說諸侯者。

若就五色、五音等本實論之，皆無使人目盲、耳聾之理，亦不受其咎。

此五句之後，旋轉曰：“是以聖人之治也”，則其義更明顯。論此等之妨於治道。去其浮華而崇實際，所謂“為腹而不為目”，“故去彼而取此”。——此，此道也。
寵辱若驚，道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之為下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道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也。及吾無身，有何患？

故遣有身，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愛以身為天下，女可以寄天下矣！

通行本此作“處辱章第十三”。

此章“道”字，通行本皆作“貴”。由文義著其為“尊”之省。字正作“尊”聲。今廣東尚存此字古音。

“寵之為下”句，通行本簡作“寵為下”。或作“寵為上，辱為下”。
無甚意義。原義是受寵則必為人之下，故有卑義。於是得之失之皆若驚。

“有何患”句，“有”通“又”，當是“又何患”？

“故遣……”句，莊子在有篇引作“故貴以身於天下，夫可以托天下；（“夫”或作“則”）。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淮南子道應篇引作“貴以身為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通常以兩“焉”字皆屬下句，然與文義不貫。）棄智遺身，韓、晉人常說。“若”訓“汝”，“女”同“汝”。今皆言“你”、“您”。甲、乙兩本皆同。

詳解：

此章與前(七)“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意義一貫。為己身者私，為天下者公。世固未有為私而能成大事者，況徒為其身，未矣。
視之而弗見，名之曰微。聽之而弗聞，名之曰希。逐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致詰，故説而為一。一者，其上不黈，其下不忽，繽紛兮，不可名也！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隨而不可見其後，迎而不可見其首。
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

通行本此作贊玄章第十四。

帛書編者訂通行本之“希”為“微”，“希”為“夷”，是也。竊意“挵”即今之言“撓”。“撓”即今之言“挵”，已見於石鼓文。乙本作“撓”，猶今之言“撓”，因借用為“挵”。皆同在十三部。

“一者”，此二字通行本皆無。兹據甲、乙兩本，外此惟古本有。——此二字句甚關重要。帛書佳。

“不黈”，通行本作“不黈”，乙本作“不黈”。——按“黈”從人，收聲，當如“黈”，猶“黈”，從口，收聲之傳如“黈”也。（古音第三部轉第二部）即“黈”之借字。

“不黈”，甲、乙兩本皆同。忽，古多假“目”為之，俗作“忽”。（見説文段注），漢人“智”、“昧”通用不分。故通行本亦作“昧”。竊也，幽也。與“黈”對舉。

“繽紛兮”，通行本作“繽繆”，無“兮”字。按：繽，長也。方言：“海岱大野之間曰繽。自關而西，秦、晉、晉、益之間，凡物長謂之繽。”——“繽繆”，“動行無窮極也”。繆無聲。——意即綿長無盡。毛詩箋疏：“宜乎子孫繽繆兮”，朱傳：“不絕貌。

“無物之象”，真本此句重複。

“惚恍”，古本作“foregroundColor”；猶今言“恍惚”。

“執今之道”，帛書兩本皆同。通行本作“執古之道”。——此帛書
之殊勝處。

“以御今之有”，古本作“可以……”，蓋未見帛書，以上文為“執古之道”，故添一“可”字。——“今之有”，近人劉申叔謂“有”當為“或”，“或”即“域”之借字。義亦近是。“域”固可借為“或”，而“有”當為“或”，蓋未必然。“有”，古亦讀如“以”，當與下文“始”“紀”為韻，皆一部上聲字。萬有也。——添“可”字乃於義有疑，使成為不定式。若作“執古之道”，則下文“以知古始”為贅文。

辨解：

此章于道乃作直述。

微、希、夷，謂其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觸，換言之，非識感所得者。僞，忽者，明、味也。上、下者，顯、隱也。謂顯亦不為明，隱亦不為味。即此一無限之存在，名言相狀，皆非此物也。名之名之，而終非也，則“復歸于無物”。——蓋事物之自體，Ding-an-sich，終不可得，康德(I. Kant)哲學，亦嘗有見于此。——不得已而姑謂之曰“無狀之狀，無物之相”。

柏拉圖(Platon)嘗謂吾人之尋求事物真理，其事有如拘于暗室，微光自後來，所見者，前壁上之影像耳。以是喻此“憶恍”，恰合。

此義亦通于易繫：“見乃謂之象。”老氏未嘗否定存在。謂恍惚中有象有物。不見其首尾後先，第謂“不見”之耳。由是亦與絕對之“虛無主義”(nihilism)不同，亦與“心有境無”之說異撰。仍可以王輔嗣之語(見前)解之曰：“老子是(言)有者也。”

進而論之，謂首尾後先皆不可得，是綜合觀于空間、時間，空
無際，時亦無窮也。若謂因生緣起，則因無限，緣亦無盡也。是
乎於無極皆不可知，於人生有盡之時空內，得其今之少分而已矣。
故曰“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意即以今之理，治今之世之事。
——此處一字之異，可觀儒家與道家之處世不同。“祖述叢、叒，
意章文、武”，此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者也。儒家之法先
王，舉不外此。然時不返古，世必日進，執古御今，有必不可能
者。執今御今，斯可矣。由今而返推至古，古可知也。“是謂
道紀”，紀，理也。

古之善為道者，微眇玄遠，深不可識。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曰：與兮其若冬涉水，猶
兮其若畏四鄰，數兮其若客，涣兮其若凌釋，渖兮其若朴，
湅兮其若濡，渥兮其若谷。澀而靜之，徐清。安以動之，徐
生。葆此道，不欲盈。夫唯不欲盈，是以能蔽而不成。

通行本此作顯德章第十五。
“……善為道者”，乙本與古本同。甲本此句破缺。通行本皆作
“……善為士者”。
“微眇玄遠”，各本皆作“……玄通”。同義。
“與兮”即“豫兮”。真本無以下四“兮”字。
“儼兮其若容”，甲、乙兩本及通行諸本皆同。據文子上仁篇，作
“……其若容”。
“渖兮……”，通行本作“潄”；“渥”作“濁”。
“渥兮……”，通行本作“廣”，或作“廣”。——按此文當是從水，莊
聲。竊疑是“涵”或“涵”之借字。蓋罕能言“嘔”或“嘔”。

通行本此數句次序複異，字亦稍不同。作“與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vagy 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櫵，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涸”。

“濁而……”四句，通行本作“孰能淪以止？（唯本無“止”字）淨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文氣更順。按王注：“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則似其所據本尚有一句，如“晦以理之，徐明”。


疏解：

夫。濟以前，有隠者。逸民，方士，而無道士，尚無所謂出世之道也。而士，則多指武士、勇士。文武亦未始分別，士之有職位者則稱大夫。——似此章非指“為士”當何如，而說“為道”者治國為奚若也。

冬涉水，戰栗也。四鄰，四境外之鄰國也。（春秋貳辭路謂魯侯，“君其備禦四鄰”，即四鄰之國。）畏者，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為國之主，儼然似客，此非所謂為士之說也。其治事則融若凌釋，若樸、若穀、若谷者，言其風度德量也。靜之，動之，治民事也。徐之者，毋躁也。不欲盈者，戒騁也。能敝者，長久之道也。——此其運用之妙，在乎一心，其道深微，故曰“深
不可識”。

致虛，極也。守靜，督也。萬物旁作，吾以觀其復也。天物芸芸，各復歸於其根，曰靜。靜謂復命。復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通行本此作歸根章第十六。
“旁”與“並”與“普”，皆通假字。義是萬物皆作。
甲、乙兩本皆作“天物芸芸”。通行本多作“夫物”或“凡物”。作“天物”者較勝。“芸芸”，從真本。
“各復歸於其根”，古本作“各歸其根”。下作“歸根曰靖，靖曰復命”。
“靜，是謂復命”，句稍結義。疑衍“是”字。或上有脫文。
“公乃王”句，凡真本，古本及此甲、乙兩本通行本皆作“王”不異。然王注：“藐然公平，乃至無所不周普也。無所不周普，乃至同乎天也”。則似其所據本原作“公乃周，周乃天”。字脫筆成“王”。

解：

秦、漢以前人多信天命。命，使也，令也。謂人受生於天，自有其使命當完成者。殷紂暴虐，亦自信有命在天。仲尼自謂“五十而知天命”。董仲舒曰：“命者，天之所以命生人也。”—老氏于此論“復命”，其所謂“命”，猶此義也。今言生命，其義亦不異。
“致虚”與“守靜”合言。——“極”訓“盡”，即大學“君子无所
不用其極”之“極”。“督”訓“中”，即違子“緝督以爲經”之“督”。
一“虛”與“靜”交相爲用。虚其心,靜其意,然後能觀。事繁于
懷則不虚,方寸間幹煩擾擾,則亦不能靜。此與大學之言“靜而
後能安”也同。致虛守静，於以觀萬事萬物之動。動者,“作”與
“復”,往反返,大化之循環也。

天物,生物也。芸芸,動也。衆生芸芸,終必返歸於其根。
“日”,于也。（爾雅詁詁）謂各復歸于其根,于静。動必有所止,
止則靜矣。推之于人生為然。延陵季子之葬其子曰:“骨肉歸于
土,命也。若夫有氣,則無不之也。”——是知性命之惰者也。

子思嘗言“天命之謂性”。（禮記中庸）是老氏之言“復命”,
即孔門之言“復性”也。以動静言,如樂記言“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則二說亦同。其分，在言性者重人道,言命者重自然。前者
義與道而無,後者義與道而無。由“天命”難知,故朱熹,而儒家也
者,亦未敢以是能。而仁、義、禮、智之性,此易于爲教者也。
故儒家盛言之。

雖然,此所謂“復命,常也”,其義猶有大過之者。卽於萬事萬
物之中,求其至當不易之規律,得其常軌。非軌轍不足以言道,
非規律不足以言常。往者如是,今者如是,來者亦如是,此所謂常
也。則知常之知,其境界浩大。得其規律而繩紀之,利用之,卽凡
諸科學之事,而近代文明之所依也。然老氏于此乃以說當時統治
階級者,故于其次徽之以“不知常①。妄。妄作凶”。反是則能明、

① 宋儒程顥,程頤嘗謂:“只如一株樹,春華秋枯,乃是常理。若不常,則無
常理,即是妄也。今佛氏以死爲無常,有死則有常,無死則無常。”——“印
度教”諸派於此皆與釋氏同説,義與此恰相反。此由我國自古有易經,説明共理。印度無
之也。
能容、能公、能王（去聲，動詞），能天、能至於道、能至於久，沒身不殆者。

太上，下知有之。
其次親譽之。
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懸兮其貴言也。
成功遂事，而百姓謂我自然。

通行本此作淳風章第十七。
真本作“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下無“焉”字。
“懸兮”，諸本皆作“猶兮”，真本無“兮”字。“懸”訓“遠”。“
“貺言也”，甲、乙兩本同。古本作“貺言哉”。
“成功遂事”，通行本皆作“功成事遂”。此據甲、乙兩本，較勝。

詳解：

此章亦為統治者而言。
為政者，“下知有之”而已。此理想境界也。康慣之謂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農業社會，人皆自食其力，距統治者遠，則其生愈遠。上不擾其下，則下亦僅知有其上而已。倘其典章制度，粲然條明；上下各盡其法守，則亦無用于親譽其上，此漢世賈生論治，所以有朝委
道 十七  道 十八

襄之說也。不得此而樹威，威使人畏，亦猶可治，然而次矣。乃至威亦不立，則其下侮之矣，末也。

“信不足”，所信者道也。人之信道不足，道未嘗不信也。言治道也。——漢申公之言曰：“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則“貴言也”，遠哉，去道彌遠也。

要之，信道，力行，歸於自然之治。此老氏之主旨也。

故大道廢，安有仁義。智慧出，安有大僞。六親不和，安有孝慈。國家昏亂，安有貞臣。

遂行本此作俗薄章第十八。

“安有……”，古本皆作“焉有……”，義同。“安”在荀子中常見。“則”也。或言“於是”。見經傳釋詁。

“貞臣”，淮南子道應篇作“忠臣”。諸本皆從之。茲據甲、乙兩本，較勝。

贊解：

柱下史所見、所聞，所聞于傳聞之史事多矣。春秋戰國以前，不計其幾何年而至于有史，有史以後又若干代矣。代者，代之也。殷代夏，周代商，若循環不息，後世之嬗代亦然。大抵易姓之際，新舊交争，一時必為混沌之局。及至舊者將亡，已無可存之理，而猶有欲挽救頹瀕以存其舊物，必強之而又有必敗滅者，史輒許其忠貞。此至悲至懽之情，史不勝述。孔子稱殷有三
仁，即此章所謂“國家昏亂有貞臣”也。

老子蓋由洞明歷史而成其超上哲學者。嘗觀乎百世之變，而自立于九霄之上，下視人倫物理，如當世之Occurred者，若屑屑不介意，獨申其遠還樸之道，此在其理論亦無可非難。其意以謂循使大道不廢，則仁義不彰。人皆行乎仁義，則亦無所論于仁義，此同于孟子所謂性之者也。猶如家庭和睦，老老幼幼各得其所，一順乎天屬之親，則亦無庸表其子孝、父慈，當其為仁、為義、為孝、為慈，亦不自謂且不自知其為仁、為義、為孝、為慈，是返其本于不立仁義之境，為淳朴之高境，於理論至卓，然後世必不能見諸實事者也。

絕聖棄智，而民利百倍。絕仁棄義，而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无有。——此三言也，以爲文章之不足，故命之有所屬，見曰抱朴，少私而寡欲。

通行本此作晉淳章第十九。

此據乙本，較甲本多三“而”字。與餘本亦無甚同異。

瞭解：

智慧日出，在生民爲必然，由是以成人類社會之進化。漢陰丈人抱樸行汲，斥桔槔而不用，以爲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此特莊周學派之寓言耳，非其理之至者，亦疑非莊生之言。機巧作則邪僞興，源出于用智，害也。開物質而益民生，源亦出于用智，利
也。此置其利不言而獨言其害，何也？

觀于史，周衰而文敝極矣。文之敝，小人以侮。名日滋，言日靡，法日繁，令日紛，董、曄興于前，申、商繼於後。條緒多而節目不可勝紀，而民俗媺薄，亂離斃矣。舉凡聖智也；仁義也；孝慈也，儒之所曉曉者，皆毋濟于世，老氏出乃詶斥之，反激以成其說。以謂凡操此等名義者，為名也，而其實皆為利者也。“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見晉書李充傳）一掃蕩清淨使人返于其本，冀其有濟。

此所以成其說者，有所歸：“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皆利民之事。“此三言也……”以下，乃似老子口語，以謂棄絕聖智等，文義未足，故附屬于二語曰：“見素，抱朴，少私而寡欲。”四事也。

絶學無憂。
唯與訥，其相去幾何？美與惡，其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
恍兮，其未央哉！
衆人熙熙，若鬱于太牢，而春登臺。我泊焉未兆，若嬰兒未呟。累兮似无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遺。我愚人之心也，淩淩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兮！俗人察察，我獨闕間兮！忽兮其若晦。恍兮其若无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吾欲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通行本此作異俗前第二十。

“唯吾何”，乙本作“唯吾呵”，通行本作“唯之與阿”。“何”，通“呵”、“何”、“苛”，與“唯”義對反。

“美與惡”，通行本作“善之與惡”。—“相去”上皆無“其”字。

“亦不……”句，通行本作“不可不畏”。

“恍兮”或作“荒兮”，通行。古本“未央”下無“哉”字。

古本“若春登蕪”，通行本作“如登春華”。

“泊”，乙本作“博”，古本作“兟”，通行作“怕”，皆同音通假。

“其兮……”句，通行本作“儼儼兮若无所歸”，古本作“儼儼兮其不足，以无所歸”。真本作“乘兮兮若无所歸”。

“我獨逝”，與上“歸”字為韻。較通行本五字句“而我獨若遺”稍勝。古本無“而”字，為四字句，稍遜。義無變，所微變者節律，治古詩者於此微細處能辨之。

“忽兮……”句，古本作“淡兮……”。“海”或作“濇”。

“恍兮……”句，通行本作“飄兮若無止”。古本作“飄兮似无所止”——作“忽兮……恍兮”者，較勝。與下章“唯恍唯惚”等一貫。“忽”乃“惚”省文。

“顚似頹”。——乙本作“門元以頹”，古本作“顚且頹”。甲本此處破缺。古“以”、“似”通假，易明矣。“文王以之”，謂“文王似之”也。“門元”乃合音，為“顚”。“顚”乃“頹”之借字。莊子齊物論： “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王先謙讀之如字，注謂“圖欲去之”，非是。王筠注：“故曰‘顚且頹’也”，則其所本乃“顚且頹”，義不甚異。“頹”與“都”對言。“在王畿之邊，故稱為邊。引伸為輕薄之偁”。（見説文段注）頹，野也。

末句真本作：“而貴求食子母”，文義頗異。食母，乳母也。即莊子中所謂“氣母”。今言可謂生命力。嬰兒所依者乳，成人所依者生命力也。
瞭解：

“絕學無憂”，後漢書張升傳謂“絕末學也”。此說出於范氏，庸非老子之意。老子揮斥一切，意謂當時之顯學為用于世者，皆可摒斥而無傷也。

唯，訶，言是非也。美，惡，言好醜也。後世言平等觀。莊周已言物論之齊。此就個別者相對為問，姑平等視之也可。然世亦有公是公非大美大惡，非可等齊者，如“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蓋就普偏者言之也。

道，一也。為一則同異皆無所立。抽象難明，不若就為道者言之。莊子分言聖人神人等，同此意也。狀其相，表其態，示與衆人俗人有殊，猶可彷彿得之。此所謂“兒行”者也。曰“泊焉”，淡泊明志也。曰“獨遊”，與世無爭也。曰“若為”，非如揭日月以行也。曰“閉閉”，非察察以爲明也。曰“若晦”，蒙以育德也。曰“若无所歸”，“若无所止”，浩然若千頃之波，不可量也。“頗似鄙”，無所用也。此皆有以異于俗人者。——凡此，皆非絮長度短，寸寸節節而爲之也。修爲而臻于此境界，猶兒之就其乳母也，立其本，亦無所不應矣。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中有象兮！恍兮惚兮，中有物兮！惚兮怳兮，其中有精兮！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順衆父。
吾何以知眾父之然也？以此。

通行本作虛心章第二十一。
“恍惚”甲本作“望忽”，乙本作“望訿”，古本作“芒芴”。皆通假字。
“自今及古”句，通行本作“自古及今”。古本與甲、乙兩本同。
“以順衆父”，通行本作“以順眾甫”。——“父”、“甫”通假。“衆甫”，王注：“物之始也。”而“間”訓“容”。其義為“以容萬物”。然甲、乙本皆作“順”。許書“理也”。其說較勝。義為“以理萬物”或“以理衆事端緒”。理之必由順之，與“唯道是从”之義合。“從”，亦“順”也。——古、去、父，皆五部字，為韻。“自今及古”，義與前“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合。則原作之必非“自古及今”，決矣。

解説：

孔德，通德也。非通德不足以爲道。道大乎德，明德易而知道難，故常言曰道德。古之編簡者，或置德經於前，由淺入深之意也。

道，非可以直言者也。道固存于言，然盡天下之言，不足以言道。唯可於宇宙萬象中，心得其至精至信者，于窈冥恍惚中，竟亦無可直指。然非無有其物也。曰“自今及古，其名不去”。道固常在，而推之往古，所説亦唯其名。由是而理萬事萬物，故常言曰道理。

華文自有其特色，勝于西方語文。“衆父”今語則當言“萬有”或“萬事萬物”（“事”亦“物”也。而其後之“然”，——“吾何以知衆甫之然也？”——則當言“是”。當曰“此萬事萬物之爲萬事萬物”，或曰：“此存在之爲此存在”，——於此則華文較拙；以
Being 或 L'être 或 das Sein 表之較便。——問：“吾何以知……?”
則自答曰：“以此。”謂由此“道”也。

炊者不立。
自視者不章，自見者不明，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弗處也。

通行本此作若思章第二十四。帛書兩本皆置此，較合。
“炊者”，諸本或作“跂者”，“企者”，“嘗者”。竊意作“炊者”是。作“嘗者”，“炊”之聲變，作“跂”者，“炊”之形變，作“企”，又從“跂”而來者。
炊爨之事，必僕身為之，故云“不立”。此亦與下文“餘食”隱約相應。
通行本此後有“跨者不行”一句。甲、乙兩本皆無之。亦表兩事之不相合。此句可有可無。

“自視……”兩句，通行本倒說。或作“自是”。古作“視”，漢人作“示”。義同。作“自視”者是。
“自見”，今言“自現”。

諭解：

此章後人題曰：“若思章”，蓋出乎“儼若思”之意，其實無謂。
——表為道者之無我而已。由此可知老子之學，與揚子之學曰“為我”者，適成對反。與孔門之“絕四”曰“無我”者，乃恰相合。
見理有同者也。

以著作言：古之駢文、散文不分，以至有韻、無韻，亦不嚴格分別。想其著作之時，與今之閉戶造車者有異。時或歎歎而出
之，或自書之，或弟子書記之也。此或亦由口號，成語之類流行，援之以成文者。此中五字句四，用韻，有如古詩之絕句。此類之例，全書上、下經中皆可見也。——此屬常識，亦學人所當知者。

以義理言：人而有德美事功，自然彰明者也；而必自加表揚，高自矜許，皆不需者也。譬如“餘食，贅行”，乃為人所輕。

曲則全，枉則正；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執一以為天下牧。不自視，故章；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長。夫唯不爭，故莫能與之争。

古之所謂曲全者，豈語哉？——誠全歸之。

通行本此作益謙章第二十二。

“枉則正”，“正”，乙本、古本同。甲本作“定”。通行本作“宜”。“枉”，夷曲也。

“洼同“窪”，底也。

“夫唯……”句，據淮南子道應篇，人物志正義篇，皆作“故天下莫能與之争”，多“天下”二字。

“豙語哉”，甲本上“古”字下缺七字，及作“語才”，乙本作“几語才”，則兩本皆無“虚”字。通行本作“豙語語哉”，後世增之。義不相背。

“古之所謂”即傳統已有是說。儒家亦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可釋“曲全”。

解詳：

老子蓋深于易理者也。大化遷流，無瞬間不變；變易，亦道
也。此言曲全，枉正，洼盈，敝新，少得，多惑，皆自然之理，变易之道也。“曲則全”者，循环之谓也。引一至线可至于无穷，不得谓之全，必此一至线圆曲以还于起点，斯可谓之全线。“枉则正”者，规矩之谓也。譬如射，邪必正之，正则中的，邪则不可以中。“洼则盈”者，虚受之谓也。池深而注水，则可满。“敝则新”者，改革之谓也。衣敝则改者，政弊则革新。此皆物理以通于人事，喻也。“少则得”而“多则惑”者，言少则理而多则乱也。盖抱小国寡民之理想者。

老子理想中治国之人，必“圣人”，与古希腊哲学言圣王也同。“执一”者，一与多对，道至大而无外谓之一，数至简而为元亦谓之一。则“执二”者，守道之谓也。守此道以“为天下牧”，即“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古之所谓曲全者”曲，委曲也。在礼曰“曲atemala”，谓委曲详尽而为礼。其在易曰：“曲成万物而不遗。”谓委曲详尽而成之，无所遗。——“诚全归之”，谓为事业如有所受，受而委曲成之，全而归之於授者。此义即功成身退，不为大，不自示，不自显，不自伐，无矜，不争，皆为之而无以为之道。

希，言自然。飚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又况于人乎？

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得者，同于得；失者，同于失。同于得者，道亦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

通行本此作虚无章第二十三。
兩“終”字，古本皆作“崇”。通假。

“天地”句下，通行本皆作“天地尚不能久”。此據乙本，文較簡明。

甲本此處缺佚。

“故從事而道者”，甲、乙兩本同。通行本作“故從事於道者”，“而”
“如”互用，“如”於“於”通假。此句下通行本作“道同於道”。重“道者”
二字。

“得者”原作“德者”。“得”是本字。“德”，引字。

“道亦得之”，通行本多一“樂”字，作“道亦樂得之”。無謂。原義是
“得、失”皆道。此下又重複“信不足”等兩句，錯簡衍。

解析：

“希，言自然”。——“聽之而弗聞，名之曰希”。（見前十四
章），言“自然”無可聞。

同一觀乎自然現象也，孔子嘗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則有見乎漸變。老子此言“希”，言“飄風、暴雨”，則有
見乎突變。故為老氏之學者，常善於應變。以自然況人事，非常
之變亦多矣。

“同”者，合會也。孔子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易乾），皆
合會之謂。聲應氣求，得、失互見。曰“故從事而道者，同於道”，
合乎道，會於道之謂也。老氏以歷史眼光，觀往事之得失，或盛、
衰，或盛、斃，以因其道多有同者。後世如逐秦之鹿，劉氏所以得
之，項氏所以失之，皆有道存乎其間，此立異新語之所為作也。
然皆無恆而有恆也。喻之於“自然”。——末言“道亦得之、失
之”者，視人之與何道合而已。
有物昆成，先天地生。髠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可以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通行本此作名象章第二十五。
“昆”，同“混”。孟子：“源泉混混”，趙注：“水濁涌也。”說文：“混，豊流也。”——此與俗解“水湧”或“雜亂”無關。
“髠兮寥兮”，真本作“寂兮寥兮”，同義。
“獨立……”句下，通行本有“周行而不殆”一句。甲、乙兩本皆無。
疑後人所增。

“字之……”句，韓非子喻老作“強字之……”句，古本作“故強字之……”

“道大”句，通行本有“故”字。乙本、古本皆無。甲本此處缺。

“王亦大”，甲、乙兩本皆同。古本作“人亦大”。此古本異處。通行本“王法地”句，亦作“人法地”。

“而王居一焉”。通行本作“而王居其一焉”。古本作“而王處其一尊”。——此“王”字當是“人”字。古本編者疑於此義，故改“焉”為“尊”。

【解】

此章言道，仍為直說。然道無名，則無以言，無由直說。必有說焉，則字之，則強名之。本超乎名相而有其物者也。說其為
“物”，為“道”，為“大”，為蕭寥獨立，皆必不得已勉強為之說者。

宇宙萬事萬物，所謂萬有者，即萬是也。非是則必非有。而萬是者，即萬變也。萬變無時而息，萬是無時而非是。如是有，如是是，如是變，此必有道矣，所以成其為有，為是，為變者，則可謂道先於萬事萬物，故曰“先天地生”。由是漢人亦釋之曰“先天生地”。（見莊子大宗師。此在書中乃似非莊子之文，疑漢人附益者。）“先天生地”，謂之“天地母”亦可。然而蕭寥獨立，則唯一而常在。換言之，瀕空間貫時間唯此一道。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日”，愛也。（見爾雅釋詁）義為大於是乎逝。逝者，往也。（見説文）大者必非小者，小者可立於定處，而至大者必在於偏處，偏無不在，即偏無不往也。偏無不往，即瀕漫而遠到，往於是乎遠。然大者非多而為一，必還於自體而成其為一，反，返也。可謂：道，大也；愛逝愛遠，愛遠愛返。——此種推理，有類乎希臘之柏拉圖，無怪乎老子之為世界所推重，東西方古代哲人，所見有其實者。

曰：“恍兮惚兮，中有物兮”，是已。曰“有物混成”者，何也？——“混”，非謂混濁或混合，孟子：“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言水濁涌也，相顧長流。濁涌必相續，故許説曰“混流也”。“混成”①者，謂流流長在者，即源源不斷而生。與下言逝言遠言返合説。蓋謂道非靜物，乃時變而時進者。

進而言“國中有四大”、“道”為首而“王”居末。蓋先秦諸子，必有所乘以凌駕統治權威者。雖孟子亦以晉、楚之富為言，以“天

①（按：論高僧傳第三卷慧淨傳。“晝問道士于永通，‘有物混成’者，為體一故混，為體異故混？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則於“混成”取混合説。非古説也。）
道 二十六

爵”與“人爵”抗衡。他如陰陽五行災異之說，皆所以怵人主者也。老子於此説“王”之大，尊之矣，然而末之也。而其意尤不止此也。徒言其大者四，亦可分而互不相涉。必合之，合之則宇宙仍為一體，而道非支離破碎者。於是言有所取法者在。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在易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叅重以此為説文序語。易繫又云：“法象莫大乎天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老子言法地、法天云云者，皆取法之謂，今古此字義無異。實際相對者，人與自然而已。而人也、地也、天也、道也，皆自然也。——言法地者，取其卑；言法天者，取其高；言法道者，取其大；言自然者，返而取其為一體也。則與近也、遠也、反也，皆足合義。

於至大無可名言之道，而表之以至簡之言，其思想組織之精嚴若此，此老子之所以可貴也。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其輿重。雖有環官，燕處則昭若。奈何萬乘之王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通行本此作重德章第二十六。
“君子”，通行本作“聖人”。
“不離”下各本皆有“其”字，通行本無。
“環官”，通行本作“榮觀”。帛書編者訂為行旅止息之處，極躁之地，為“閭館”或“營觀”。存參。
“燕處則昭若”，通行本作“燕處超然”。“燕”“宴”通假，安也。
“……失本”，諸本皆同。真本作“……失臣”。

臆解：

“制在己日重，不離其位曰靜”；“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見韓非子喻老篇)，此為封建社會君主說也。戒輕戒躁，誠可垂為法戒，與前言駙駙田獵之旨相合。觀於往史，以輕躁而失國、喪師，以致殞身者多矣。如子臘之與人燕也，王孫滿之觀秦師而知其必敗也，魯昭公之三易衰如故衰。而君子知其不能終也，此等事或皆為老子所及知者。至若後世如梁武帝舍身之類，誠皆“萬乘之王而以身輕於天下”已。

善行者無跡，善言者無瑕適，善數者不用籌策，善閉者萬關閉而不可啟也，善結者無縛約而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恒善救人，而無棄人，物無棄財，是謂賢明。

善人，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乎，大迷。是謂妙要。

通行本此作巧用章第二十七。

第一節通行本無五“者”字。古本有，與甲、乙兩本同。通行本亦無二“也”字。

“繚”，通行本作“繚”。今字作“繚”。“繚”，通行本作“繚”或“繚”。“繚”，“敵”通假，如言“主一無適”。今

言“不自相矛盾”。

善行者無跡，善言者無瑕適，善數者不用籌策，善閉者萬關閉而不可啟也，善結者無縛約而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恒善救人，而無棄人，物無棄財，是謂賢明。

善人，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乎，大迷。是謂妙要。

通行本此作巧用章第二十七。

第一節通行本無五“者”字。古本有，與甲、乙兩本同。通行本亦無二“也”字。

“繚”，通行本作“繚”。今字作“繚”。“繚”，通行本作“繚”或“繚”。“繚”，“敵”通假，如言“主一無適”。今

言“不自相矛盾”。“繚”，通行本作“繚”或“繚”。“繚”，“敵”通假，如言“主一無適”。今

言“不自相矛盾”。

善行者無跡，善言者無瑕適，善數者不用籌策，善閉者萬關閉而不可啟也，善結者無縛約而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恒善救人，而無棄人，物無棄財，是謂賢明。

善人，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乎，大迷。是謂妙要。

通行本此作巧用章第二十七。

第一節通行本無五“者”字。古本有，與甲、乙兩本同。通行本亦無二“也”字。

“繚”，通行本作“繚”。今字作“繚”。“繚”，通行本作“繚”或“繚”。“繚”，“敵”通假，如言“主一無適”。今

言“不自相矛盾”。“繚”，通行本作“繚”或“繚”。“繚”，“敵”通假，如言“主一無適”。今

言“不自相矛盾”。

善行者無跡，善言者無瑕適，善數者不用籌策，善閉者萬關閉而不可啟也，善結者無縛約而不可解也。

是以聖人恒善救人，而無棄人，物無棄財，是謂賢明。

善人，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乎，大迷。是謂妙要。

通行本此作巧用章第二十七。

第一節通行本無五“者”字。古本有，與甲、乙兩本同。通行本亦無二“也”字。

“繚”，通行本作“繚”。今字作“繚”。“繚”，通行本作“繚”或“繚”。“繚”，“敵”通假，如言“主一無適”。今

言“不自相矛盾”。
“約”，通行本作“約”。義同。“約”或“約”，索也。
“物無棄財”句，通行本作“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救物”真本作“彼物”，想係字誤。古本作“…人無棄人，…物無棄物”。兹據甲、乙兩本。“財”、“材”通假。
“襄明”，兹據通行本。甲本作“仲明”，據五音集韻，仲，音申，憂也。於此無當。乙本作“曳”。帛書編者訂為“澳大”，明也。說文：習也。“習”、“襄”亦通假字。兹仍訂為“襄”。因也。如淮南子氾論篇：“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訓“因”。漢書食貨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註：襄也。
“眇要”，通行本作“要妙”。

解曰：
“襄明”，因人之明也。明亦智也。因襄乃道家之一術，所以用世者。人未有無明無智而能為善者，其為惡，乃用其明其智之不當耳。莊子謂盜亦何道而無道耶？恢诡奪世，然亦自成其說。因人之明而導之，則非獨能止其為惡，亦且能啟其大善。此世俗之常見者，雖近代教育之宗旨，亦不外是。

雖然，此非易事。如納叛亡，必有其德、其恩、其威、其信，懷柔之，保持之，約制之，深服其心，至其豁然大悟，翻然改圖，乃從此為不侵不叛之人，若有繩約結之而不可解，甚且得其大用。猶巨匠之無棄材，視凡材無不可用者；在木因其材，在人則襄其明。

前言“居善地”等凡七目。此亦言“恆善救人”，皆藝也。——何因而救人？曰：“慈”也。“慈”為老氏三寶之一。老氏固深於仁慈之教者，在道無棄人也。歸於重師、重，善教亦藝也。韓非子喻老篇解“不貴其師，不愛其質”，以文王與紂之事為說，則是
相蔽之權術也, 敘謬。原文本甚明白, 知, 智也。) “是謂眇要” 或 “要妙”, 續全章之旨, 即 “隕明”。

知其雄, 守其雌, 爲天下谿。為天下谿, 恆德不離, 復歸於梭兒。知其白, 守其黑, 爲天下谷。為天下谷, 恆德乃足, 復歸於朴。知其白, 守其黑, 爲天下式。為天下式, 恆德不忒, 恆德不忒, 復歸於無極。

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夫大制無割。

通行本此作返朴章第二十八。

“為天下谿”, “為天下谷”, “恆德不忒”, 此三句在甲、乙兩本皆重複。通行本不然。本用“可”為“可”。重複者是。

“知其白” 句, 此章兩見。通行本一作 “知其祥”, 有 “守其殼” 別對。而在 “復歸於無極” 句下。——義皆無變。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此 “之” 字據通行本增。

“夫大制……”, 通行本作 “放大制……”。

“知其雄, 守其雌”, 漢書卷十七大經中有 (第八) 隕隕節一篇。節謂符節, 割竹一節為兩分, 可相合者, 各執其一以徵信, 故有隕隕或隕隕之分。“知”之 “守”之, 蓋謂此物。與書未 “右契” 說同義。

“隕”, “隕” 借字。

簡解：

此言隕隕者, 符節也。“知其雄, 守其雌”, 守信約也。守辱、
守黑者，遵養時晦也。（參左宣十二傳）。此皆有似乎用兵之術。然倖人皆如此，則亦可以不用兵。老氏之本旨蓋有在於是。爲	
裕，爲谷，處卑下也。且爲天下之法式。歸於孩子，和也；歸於	
朴，質，素也。歸於無極，不可量也。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	
竟，故寓諸無竟。”（齊物論）道之極詣，至於無終盡也。而一貫	
其間者，曰“恆德”。——其在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子	
謂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	
恆之人也。此言恆德不漓，不忒，而足，蓋非矯矯奇特之行，有所	
以驚世駭俗者，特守其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闊邪存其誠而已。
其在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賤，鮮不爲则”，
（詩大雅），守其常亦爲天下法式也。——凡此，必皆在下史所深
知，或亦其思想之所從出者。

雖然，“恆德”，難言者也。韓通死陳橋駭之變，君子乃以“有
恆者”許之。六朝、五代諸人，從可知已。

至若“朴”字（同樸、樛、袚），乃敦厚，質直，朴素之謂。“恆德
乃足，復歸於朴”，與“民德歸厚”之義同。唯朴乃可彰顯而爲器，
器成乃可爲天下用。劉因賢蒙古子弟之“太朴未散”，斯所以可
教，可以成器也。老氏重自然之治，不欲人民之趨於僞薄，佻	
巧，欲其還淳返朴，以其大道行於天下，故曰“大制無割”。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弗得已。

夫天下，神器也，非可爲者也。爲之者敗之，執之者	
失之。

故物或行或隨，或熱或吹，或強或挫，或培或墮。
是以聖人去甚，去大，去奢。

通行本此作“無為章第二十九。道德真經本自此章至第三十七章終上卷，皆無標題。”

第一句古本、真本皆作“……為之者”。“非可為者也”句，通行本作“不可為也”，下又有“不可執也”一句。真本、古本及甲、乙兩本皆無此句，蓋後人妄增。“神位”，漢人釋為“帝位”。或天子符璽之類。“故物……”，真本、古本皆作“凡物……”。“熱”，真本、古本皆作“燂”，通行本作“歛”或“啚”，義同。與“吹”對，吹，寒也。“挫”，通行本作“羸”，真本作“剝”，乙本作“磋”。“培”，諸本同。通行本作“載”。成也。（參經義述何周易）意謂“神補”。“大”，古本音“太”，故諸本作“泰”。

解：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非獨謂以武力取天下也。蓋欲以其學術行於天下，而天下從之。秦漢諸子皆是也。然老氏謂天下非可為者。為天下則必敗天下，執天下則必失天下。

物者，事也。行者，先也。隨者，後也。或先而反後，或續而反絕，或續而反挫，或挫而反覆。皆欲益反損，為之而適其反。欲以一國之力或一人之力奪取天下，為已甚矣。其志治，其望奢。聖人戒之。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千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居，荆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矜，果而勿矜，果而弗伐，果而自得已居，是謂果而不強。

物壯而老，是謂之不道。不道早己。

通行本此作第三十章。
“師以武之”下，通行本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兩句。此據甲、乙兩本，皆無。意後人加入。
“善者……”下，真本、古本皆有“故”字。
“是謂之不道”，真本、古本“不道”皆作“非道”。下同。
“物壯而老”。通行本作“物壯則老”。此“物”泛指；在此則指用兵。
左傳二十八傳：“師直為壯，曲為老。” 有子理惑論引據此語，謂“惟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云云，非是。

解：
先秦諸子，無不欲以其道濟天下。以莊生之逍遙外物，而題其篇曰大宗師，曰應帝王，其情可慨見。老氏於此垂戒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千天下。” 或者及見游説之士縱橫於天下乎！而縱橫之至者，無不欲以兵併弱小，強天下。故曰佐人主以道；不言兵。衆仲有言：“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此乃古史成訓，經若干禍亂而得者，非一人之法言。老氏於此亦曰：“其事好還”。

“物壯而老”者，謂“師壯而老”也。壯則多闊進之情，老則有惰歸之氣。善用兵者，常多方老敵人之師。使之求退不可，欲進不能，曠日持久，勞師靡餉，而後乘其衰敵，出銳卒擊之，此其取
勝之常法也。歷代東西方史事，斯例不可勝數。皆所謂“不道早已”者，必敗之道也。

雖然，立國豈可無武？外有夷狄之侵，內有諸夏之亂，則用兵講武為必然。善乎楚子之言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自古立國，誰能去兵？養兵備寇，焉能無武？而兵連禍結，世所明見者也。然則如之何？老氏於此曰：“果而已矣。”意謂得果則已，善休善止。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惡之。故有欲者弗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是以吉事上左，喪事上右。是以偏將軍居左，而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居之也。殺人衆，以悲哀莅之。戰勝而以喪禮處之。

通行本此作第三十一章。

“夫兵者”，甲本、乙本同。通行本作“夫兵者”。“佳”當作“佳”，即“偽”或“惟”，發語詞。古人多誤為“佳兵”，謂良好之兵器，非。古本、真本皆作“夫美兵者”，蓋承此誤改。

“故有欲者⋯⋯”通行本作“故有道者⋯⋯”。

古本、真本同而與帛書本微異者，自“貴右”句後，作：“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人殺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義則不異。

“偏將軍……上將軍”。—有疑老子為戰國時書者，以“將軍”乃戰國官名。考“將軍”一名，見於左昭二十八傳：“豈將軍食之有不足？”又見於禮記檀弓：“將軍文子之喪”，“子游親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又見於詩經四，“鄭文公以詹何為將軍”。又見於：“魯使孫子為將軍。”前漢書百官表：“將軍皆著冠，坐因之”。—是則“將軍”一名顧古，難謂有此名遂推老子書成於戰國或秦時。此考摭取自楊慎。

諉解：

“故有御者弗居”，且何欲也？—此殆為侯王言者，欲得志於天下也。如孟子說齊宣王之言，曰：“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夏，而撫四夷也。”充其極，侯王之所欲，亦不過是。由是而用兵，而兵為不祥之器，必不免於殺人。孟子又有說梁襄王之言，襄王問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又問：“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言“嗜殺”，與老子言“樂殺”，義同。換言之，即“好戰”。戰之出於不得已者，或勝或敗。其國或亡或不亡。而好戰非出於不得已者，雖百勝而必亡。中西史例，不可勝數。皆志欲無極，好戰樂殺，可已而不已也。

道恆，無名，樸，雖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俞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多，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也，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通行本此作第三十二章。
“弗敢臣”，通行本作“莫能臣也”。
“侯王”，古本、真本皆作“王侯”。句下皆無“之”字。
“以予善穀”，“予”“與”通假。通行本作“以報甘露”。
“⋯⋯而自均焉”，兩本皆有“均”字，與甲、乙本合。通行本無。
“所以不殆”，兩本同，與甲、乙本合。通行本作“可以”。
“賢道⋯⋯”兩句，疑注釋竄入本文。
“川谷”，乙本作“小谷”。
“之與”，通行本作“之於”。——“之”字在此為語助。川、谷、江、海，皆以喻道。皆在天下。此一解也，較勝。作“之於”則此“之”字謂“往”。如“先生將何之”？即問“先生將何往”？意謂川谷流至江海，則其所“止”也。其說亦可存。要之此二句疑非本文。

解曰：

老子之所謂道，乃是宇宙常存之大經大本，超出名言而上。日恆，曰無名，曰樸。遠以治國，近以修身。治國，以謂任其道則萬物賓服，人民不待法令而自然治平也。道先於名，名先於法；守道然後制名，名定然後事立，指歸有在，所謂“止”也。——然則

附注：

“甘霖”，古史數記共事，且以之紀年。或謂某種植物發黴，在空氣中遇水氣凝成，以其罕有，謂為吉徵。或者老子此說乃泛稱。或言：“霖，潤澤也。”似亦可指時雨及瑞雪等。至若天竺古有“澡摩”之說，謂甘露，乃植物汁可飲者，早已失傳。其他如佛典中所稱者，則聖賢之甘露，牛乳所製也。皆謂之“甘露”，亦稱“不死藥”。與華文所稱“甘露”之自天降潤者，迥乎不同。其名人華，無適當之名可譯，漫以此名應之者也。
此與孔子之訓子路以正名，及大學之言“知止”，殆亦不異，然老氏尚自然。若推其意，以人類之不齊，萬物之相勝，皆率自然之道而返於樸，則且歸於野蠻時代，文明亦幾乎息矣，尚何“自覺”“自均”之有？老子之意，蓋不其然。或者，仍誚人以“知止”，謂此有其極限也。要之，此不失為一至高遠之理想。歐西聖哲類似之說多有。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強也。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壽也。

通行本此作第三十三章。

此章古本、真本、甲本、乙本大體皆合。通行本皆缺“也”字。“忘”或作“亡”。獨甲本作“死不忘者”，無“而”字。

“強行者”之“強”，上聲。今言“勉強”。

解說：

“不失其所者，久也”。——所，居處也。非謂不失其居處也，蓋謂不失其所以自處者。久，恆也，“恆德不忒”之謂也。

“死而不忘者，壽也”。——今言“精神不死”。春秋叔孫豹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身殺，其德、其功、其言在後世不忘，可謂不朽。不朽，壽也。
道，汎汎兮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萬物歸焉而弗為主。則恆无欲也，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弗為主，可名于大。是以聖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為大也，故能成大。

通行本此作第三十四章。

第一句通行本皆作“大道汎兮……”，兩帛書皆無“大”字。古本、真本兩皆作“汎汎”。

第二句，通行本作“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甲、乙兩本皆缺。想係後人增人。

“成功……”句，通行本作“功成而不有”或“功成不名有”。古本、真本皆作“功成而不居”。

第一“萬物歸焉而弗為主”句，兩皆作“衣被萬物……”，通行本作“愛養萬物……”。

“則恆无欲也”句，通行本作“故常无欲……”。

“可名於小”下，兩本皆有“矣”字。

第二“萬物歸焉”句，兩本皆作“而不知主”。

“可名於大”，兩本皆作“……於大矣”。通行本作“……為大”。

“以其……”句，兩本皆作“以其終不自大”。

“故能成大”，通行本作“故能成其大”。

譯解：

近古知老氏學最深者，無過於王船山，而攻擊之最力者，亦無過於王船山。延及今世，馬一浮以宋學大師，亦諷諷教人以摒除老氏之學。此皆有所偏蔽者也。——王氏之言曰：
……放救多欲之失者，惟於義之行，而黃、老之道，以滅裂於仁義，殆臻於舜、舜，則休息於守壁之不擾，是欲救火者不以水，而象撤其屋，宿曠野以自誦無災也。……充黃、老之道，‘汙兮其可左右’，亦亦何所不至哉！……。《通鑑論：漢武帝》

斯言也，將以為守老子之教，且成為一無特操而可左可右之人。是已，然亦非也。固嘗曰‘以道佐人主’矣，則曰‘道、汙汙兮其可左右’，左右者，佐佑也。亦屢屢言道之大，汙污然無所不入，可以佐佑人主也。王氏謂救人主多欲之失，惟於義之行，是也，乃言其救治之方。老子於此第言無欲，未言其如何而無，其主旨固同也。儒者講仁義，言則稱堯、舜，此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者也。道家誠亦‘滅裂於仁義’，滅裂仁義之虛名，非滅裂仁義之實事也。‘執雉雉，舜’，時異事異，不泥古以取法於先王，此所謂‘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者也。學術不同，而其主旨不異，奚必相非哉！王氏於此論汲黯，汲黯風骨峻峋，固非一無特操之人也。故曰：有所偏蔽。

‘成功遂事而弗名有’者，謙道也。大易嘗以‘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為說。其旨相應。有功而不自以為功，有名而不自居其名，史實多有，而亦今時見者也。蓋成就大事，必多人，事愈大必人愈多。封建之制，一人為君主而萬事取決焉，所謂‘萬物歸焉’者。倘能不以君主而自尊大，所以自處者小，所謂‘恆無欲也’，亦自超然於得失之外，所謂‘無為’也。如是則歸之者必眾，歸之者愈衆，則其成就也愈大。在今世，理有同然。事大人多，必有一人為之主，或創其始，或制其中，或總其成，或善其後。而此一人者，必其德量、識度、才智、學術等皆過越衆
人，衆人樂歸之，乃以成其大事。要之必由大衆成之也，則功亦當歸於大衆。事功與人力對言，此人一人亦大衆之一也，其力亦棄力之一分而已。初無獨居其功之理，大易以天道人道言之，正以其與事理相背也。倘此一人者進而自思其德量、識度、才智、學術等而果度越衆人也，又何自而成，則知所當歸功者又衆，而亦爽然自失矣。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樂與餌，過格止。

故道之出言也，曰：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也，聽之不足聞也，用之不可既也。

通行本此作第三十五章。
第一句古本、真本皆作“執大象者”。
“過格止”，通行本作“過客止”。帛書編者以謂與“安平大”句相對，以“格”訓“至”。——雖然，“客”亦訓“寄”。
“不可既也”，古本、真本與帛書皆同。通行本作“不足既”。

臆解：

漢儒：“天下所歸往”者，謂之“王”（出白虎通。許叔重亦取其說。）——老子此言，蓋為王侯說者。古義：“見乃謂之象”，唯見唯見中，見若有物，若有象存焉，謂之“大象”，則“大道”也。執大道者，天下歸往之。得萬國之歡心，則皆安也，平也，泰也，
無害也。

“樂與訛，過、格、止”，——詠也。言歸往者如趨也。事之相同也。然道淡而無味，非如訛也；亦不足問，非如樂也。物之相異也。一詠而同，異乎微，此詠詠之至高境，文辭之至簡約者也。經典文之特色有在於斯。

“用之不可既”，謂用之不盡。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去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是謂微明。
柔弱勝強，魚不可脱于淵，邦利器不可以示人。

通行本此作第三十六章。

“固”、“姑”、“故”，皆通假字。

“……去之，……與之”，通行本作“……廢之，……舉之”。“舉”或作“興”。

“奪之”，與非子詠老引作“取之”。

“邦之利器……”通行本有“之”字，帛書無。乙本作“國利器”。古本、真本皆作“邦”。若據此而論漢譯，則古本、真本，及帛書甲本，所據皆漢以前本。“利器”，利權也。

瞭解：

老氏“欲翕固張”之術，為儒林所詆病久矣。惡其機之深也。老氏此言，初未嘗教人用此機以陷人，則亦不任其咎。警言墓可
以殺人，非教人以飲堇也，教人免於其禍也。觀於人類之相賊，操此術者多矣，亦不待老氏之教。教會之收信徒，敵國之使間諜，其術多有同此者。王陽明昔諫大盗，聞其結黨之術，歎曰：此與吾儕講學家之聚徒相類。然則教人以居安思危，見得思義，以免於刑戮，乃其言之主旨在。雖然，此亦有可異者，天常退暴君之心使百戰百克而後滅之。富淫人使積惡盈貫而後戮之。使廢國年穀數歉而後亡之，使病者諸差已然後死之。則又似此乃自然之常道。吁！其可憐也！

道恆、无名。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朴。鎮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地將自正。

通行本此作第三十七章。
乙本於卷末書：“道。二千四百廿六。”
真本、古本，於末皆書“篇上，終”
“道恆无名”句，通行本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侯王”兩本作“王侯”
“夫将不辱”通行本作“夫亦将无欲”
“不辱以静”亦作“无欲以静”。按：辱，失也。此帛書本勝處。説文：“失耕時。於封疆上戮之也。”
末句“天地”，通行本作“天下”。

解：
道，恆道也。無名，不可以名範圍之也。是之謂樸。守道，
則萬物將同此自然之化。其有不順不同此自然之化者，必作。作
者，變也。變者則以此道鎮之，則靜，靜則自然而正。夫將不辱，
不失也。

鎮靜，難言也。自來以鎮靜而免大禍，挽大難，成大功者多
矣。易艮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此陸子靜所謂“無我、無人”之境也。必常時守靜而泊然於生死福
禍之外者，乃能處非常之變而不失其常，知當變之變而不失其正。
此純依乎人之存持操守，非語言文字之能為役者也。
德经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失道矣，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义。失义而後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此乃通行本下卷；旧作论德章第三十八。

帛书甲、乙两本，较通行本少“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一句。按傅奕本及韩非所据古本，此“以”字皆作“不”。作“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下德为之而有不为”。

甲本独作“故失道。失道矣，而後德”，余本皆作“故失道而後德”。

臆解：

书常分之为二，道经、德经。勘其义蕴，二者皆合言道德。必无两经之判分可也。并论道德，亦非有抑扬褒贬於其间，所谓“尊道而贵德”者也。曰“玄德”，曰“上德”，皆言道也。後人以其言“德”之處較多，故分。
此章曰“上德不德”者，无为也。曰“下德不失德”者，有为也。“上仁”之无为也，“上义”之有为也，皆以“为”而分也。一再曰“为之，为之”者，可知“无为”非无所作作，明矣。——珠生于渊，天然可贵也。人植而生之者，亦可贵也，然而次也。有，无以为之分，亦犹是也。

古之士大夫，莫不用心于考于表者之所。施报，皆德也。相市，则非德也。忍己之饥，愿王孙而进食，于施报皆无所容心，此漂母之所以为有德也。怀一饭之恩而不忘，酬以千金，此可谓不失德。然此私心也，有以为之也，“是以不德”也。——斯亦差可喻矣。

世之将乱也，其礼先亡。城濮之役，晋侯观其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 舛、贾论“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春秋之世，所尚者礼，于传常见也。此役也，晋之胜，楚之败，皆如其言。此先见之明也。礼，重男异、男等尊者也，而托于义。义者，事之宜也。事而不得其宜，纲目紊，法度隳，纪律弛，公私无别，尊卑失序，而礼亡矣。世焉得而不乱，虽然，此皆昭然可见者，犹未明其本末也。老氏之意，盖谓义犹有所依立，则仁也。仁犹有所依立，则德也。德犹有所依立，则道也。譬如树，道德，根本也；仁义，枝干也。礼则其华叶也。见花萎，叶凋，枝枯，枯槁，知树且僵矣，此明而易知者也。其所以如此者，根之伤，本之破，此隐而难见者，则道德之先丧也。倘若舆道交相丧矣，尚何尊于礼焉？如欲起渐僵之树，将拔花数叶——嘘拂而润泽之枝，抑且先培其根本而次理其枝干也？——故曰：“居其厚不居其薄。”

於是古有深于其旨者：东汉朱穆著论曰：“夫俗之薄也，有自未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与焉!’ 蓋傷之也。
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達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達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憤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達，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世之所教，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故天不崇大，則覆轢不廣。地不慎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庶，則道數不遠。昔仲尼不失老于原壤，楚莊不忍章于絕纖。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時邪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斯亦可以明矣。

“前議”者，今世東、西方人多趨之者驚，非“先知”之謂也。理之必然，事所必至，見其微，知其著，意之而中，此可謂見東郭稷之馬將敗也。（莊子達生）。“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耕牛也，而白在其中。’詹何曰：‘然。是耕牛也，而白在其中。’使人視之，果耕牛而以布裹其角。”（韓非子解老）。此所謂“前議”者，所謂“無緣而妄意度也”。古之巫者，日者能之。以其流毒于生民者大，故制刑有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者，殺。”（禮記王制）。春秋傳：“鄭裨枳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璋，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裨枳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裨枳人用之。子產不可。……子産曰：‘裨枳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左昭十八年傳）（此亦所謂“前議”，言中其一而未中其一者也。

老氏謂此為“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殆猶有寬大之意存乎其言。就今之情論之，則當云“道之賊而僞僞之首也。”今世猶
熾盛于印度。——雖然，巫者、日者言之或信，百得其一、二，誠可以驚世駭俗矣，果何由而致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已。程子謂心靜而後能感，然聖人絕不為（程氏遺書卷十八）。程子並邵子之術數亦非之。王陽明習靜，亦嘗得先知先見同于此所謂“前識”者，旋亦決然棄去，蓋偶爾知覺性得其照明，以為無謂也。棄其華而務實，知其偶然得之而不可求。世人專求其華而不返其本者衆矣。習靜也，修定也，求神通也，終日營營，遂不知返。皆若宋人之守株待兔也，愚哉！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也，謂天毋已清，將恐裂；地毋已寧，將恐發；神毋已靈，將恐歇；谷毋已盈，將恐竭，侯王毋已貴以高，將恐蹶。故必貴而以賤為本，必高矣，而以下為基夫！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賤之本歟？非也。

故致數與無與。

是故不欲琭琭若玉，硉硉若石。

通行本此作法本卷第三十九。

通行本“侯王……”句前，尚有“萬物得一以生”一句，帛書甲、乙兩本皆無之，顯係漢以後人增入。

“其致之”或“其致之一也”，皆未若甲本作“其致之也”，而下句加一“謂”字，文氣更順。“之”訓“此”。

“侯王……”古本皆作“王侯”。——古本作“王侯無以爲貞而貴
高……”

通俗本“此其……”句，作“此非以贱爲本邪？非乎”？古本作“是其以贱爲本也，非歟”？

“數與無與”，兹從甲本。乙本“與”作“與”，通行本作“譽”。疑甲本得之，原作“與”。親也、從也、善也、助也、黨也，皆其義也。後乃一誤爲“與”，再訛爲“譽”。從之出義皆爲牽強。“數”謂“頻數”。頻頻親與無親與之人，猶今世之敬養繼、寡、孤、獨，以及“五保戶”也。

謹解：

老氏書，爲侯王而作者也。此章之義可以一語盡：曰“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如此而已。然必言天、言地、言神、言谷，皆詭語，豈辭華之靡者乎？何引喻之綢繆也？是不然。推其意，蓋謂人與天地萬物之爲一也。“得一”者，體此一也。於天地萬物不異。體此一，乃廓然無私，無私已，則仁民愛物之情油然而生，乃至視民如假，心如王四國，德美蓋不可勝言，可謂“爲天下正”者矣。又因其爲說侯王者也，輒以貴賤高下對舉。孤、寡、不穀，皆無與者也。侯王自古以此自稱，意在至貴者與至賤者、至高者與至卑者等同，以其本爲一體，由是且得體一也。數與無與，則無不與也。若絡絡瑣瑣，如石如玉，才子英英，無與矣。

上士聞道，勤能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爲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如霑，進道如退，夷道如顛，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廣德如
不足。建德如偷, 質真如渝, 大方无隅, 大器晚成, 大音希聲, 大象无形, 道磨无名。夫唯道, 善始且善成。

通行本此作同異章第四十一。
通行本“如”皆作“若”。
“明道如渙”, 通行本作“明道若渙”。注家謂“渙”當是“澀”。説文:
“澀, 目不明也”。
通行本“質德若渝”。王本作“質真”, 輯以甲本而信。
“建德”即“健德”, 憲曲圃説。“偷”謂“苟且”, 見左虞三十一傳。
“夷道如類”——“類”通“類”。“類”, “絲節也”。絲之約結不解者曰類。左昭十六年傳: “刑之類類”。“服處讀類為類。解云: 類, 不平也。
——夷, 詩毛傳: 平也。——今言之, 即平道如不平。
衰, 大也。
“善始且善成”, 兹從乙本。甲本“善”字下映四字。或者同此。通
俗本作“善始且成”, 則“善”字下僅三字, 似有不合。——此即所謂“善
始善終”。

解曰:

古語有之: “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 容貌若愚。”此亦合乎
童蒙所云: “詩曰: ‘衣錦尚絹’, 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 闊
然而日章; 小人之道, 的然而日亡”。——蓋足於內者, 無求於
外; 無求於外者, 則亦無用乎其為容。

善如是矣。雖然, 此亦進化之理也。保其種類, 延其嗣續。
昆蟲變其色, 鳥獸隠其文, 甚者佯死而後生焉。合乎環境, 宜乎時
機, 則傷之者寡, 而最適者存。奮揚, 魁勃之流, 皆師此智也。正
考父三命,兹益恭,自保也,亦若是矣。進化之理,即自然之道。於此可探道德之源,曰天道好生,亦人善生之理也。

反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名也。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故人之所教,亦議而教人。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父。

通行本此作去用章第四十。

據甲、乙兩本則在“善始且善成”句後。四“也”字皆芟。“天下之物”作“天下萬物”。皆可見通行本時代在後。

“道生一”以下至“學父”,通行本標道化章第四十二。

“中氣”在甲本爲然,在乙本字缺,在通行本多作“沖氣”。

“故人之所教”句,其本作“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古本作“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此據甲本,從其補“之所教”三字。乙本此句缺。“亦議而教人”,從甲本。

“學父”即“教父”古文簡寫。

諳解:

道之動,可徵於其反動。即所謂“下士聞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爲道”。按諸物理,動而前,乃有力迫之而進,同時亦必有力迫之而退。推之人情,亦猶是也。往往愛之深乃恨之切。正反
相應。一中同長，兩極相對。

道之用，弱。老氏標虛、柔、靜、默、退、守之訓，輔之以俤，本之於慈，故其用必弱，由是乃不傷於物，不傷於物，則無往而不人。雖至弱也，其末必至強。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自來誤解此義者多，遂失本旨而歸於虛無寂滅。且所謂“有生於無”者，非謂“無”能生“有”也。如云“伊尹生於空桑”，（空桑，古魯地，在今山東），或“人生於寢”，此皆古之常語。由於古文字之變及文法之疏，乃誤會此“有生於無”四字，謂“無”生“有”。於有之外別立一無，而“無極”之說起。

窺老氏之意，曰“有生於無”者，此“無”即前所云“無之以為用”之“無”也。（道，第十一章）。虛也。如“生于空桑”，地也；非謂伊尹之母名空桑。“人生于寢”，時也；非謂太古生人者曰“寢”。空待物而實，時待事而紀。物豈有出時，空以外者耶？蓋謂萬物皆生於時空，空間之內而已。

老氏于此所說者道，非論宇宙之如何形成。“太始”“太素”諸說，出時遠在老子之後，是否張虛僞作，甚可疑。若解為原始物質乃“無”所生，顯然與“天下之物生於有”句義相違。究之原始物質何自而起，老氏未說，即今獨神盡慮研究至極，尚不能明其“如何”，更不答其“為何”也。

自老氏之本旨晦，又益以浮屠之寂滅，而有無之論，相違而不可解者，且二千年。皆由語文之疏簡，致思理之紕結。

於此且作尋源之論，然又非宇宙創化論也。此原始哲學，非出于老子，乃出于易經。易之成書在老子以前，自無疑問。易之“太極”，即老子之“道”也。曰“道生一”，謂“道”，一而已。非另有
德四

某物曰“一”者自道而生也。蓋有數而言。一一累而增之，可無盡也。一一分而減之，亦無窮也。無窮無盡，即無極也。合而言之，宇宙一太極也。分而觀之，一物一太極也。後儒立一“无極”與“太極”對，而思理也矣。義無以服朱之心，朱無以蠡義之。意，此其義結也。

其次曰“一生二”者，易之“太極生兩儀也”。一畫成，而上生下、左右，陰陽剛柔分矣。不分，一物自育其陰陽，正負兩面。所謂“負陰而抱陽，中氣以和”，抱在前而負在後，居二氣之中，處於陰陽之和也。能思一畫之故。畫文一畫，横則由左至右，豎則由上而下。畫卦則由下而上，讀書則自右而左。書契初作，或有其由。說者謂華夏民族起于西北，東移而南向。此說已信，物之最著者，無過於白日麗天。東移，則日自上而下，象之則為直垂。南向，則日自左而右，象之則為横畫。此周易所謂“仰則觀象于天”者也。畫卦由下而上，象民族自北而南進也。簡策自右而左者，象江流之皆歸東海也。此周易所謂“俯則觀法于地”者也。一畫而混沌破，文明起矣。

莊子曰云：“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蓋以名與實相分。雖然，有一已成其二矣，即不分名、實，亦必成其為三。汪容甫嘗言：“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為數。……三者，數之成也。”其言“成數”，是也；其言“一、二不可以為數”者，非也。一與二亦皆數也。於此則亦如庸作“生數”、“成數”之分，如五行家言。雖然，一與多對，數至三則為多矣。二至九復歸於一，多則至於不可窮。故曰：“三生萬物”。若徒以文字求之，此殆與古希臘哲人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所言“數生萬物”之義相同。在今言之，萬物以數而計，萬物自數而生，其義迥別，則此古代西方哲人與
東方哲人同其謬誤。然古代物質原素之學，未能與近代者相擬，則皆無可厚非。而思想同其邃密；且學説主旨，皆別有所在也。

易益之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此章由道一而説萬物，由萬物而説陰陽，由陰陽而説損益。將以動王公者也，再喻以“孤、寡、不穀”，乃損之而益，意在損上益下。末言“強梁”，反應用“弱”。而謂“人之所教，亦議而教人”者，明此學之非自己出；是則出於大易也。此其思緒幽遠深邃，而文字之簡省，瀕義之豐富，在先秦諸子中，為罕見者。

天下之至柔，馳聘乎天下之至堅。無有人於無聞，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

通俗本此作編用章第四十三。
“無有人於無聞”真本、甲本同。古本作“出於無有，人於無聞”。

解説：

由於文字簡古，其義幾乎不可通，此章其例也。且何謂“無有人於無聞，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雖然，其義固自昭若。“無聞”，無聞隙可入也。

船山嘗論唐武宗宦官之禍，曰：“老氏曰：‘天下之至柔，馳聘天下之至堅。’此女子小人滔天之惡，所挾以為藏身之固也。唐之宦官，其勢十倍于漢、宋。……及觀仇土良教其黨曰：‘天子不
可令聞，日以奢靡填其耳目，無暇更及他事。’然後知其所以驅中材之主，人於其阱而不得出者，惟以至柔之道繫之，因而駭駭之，卒不勝矣。'……'

讀此，則此章之義可明。'無聞’者，無欲也。無欲可至於無為。有聞則有憤可尋，他人乃得乘聞而投其所好，或激其所怒，因而驅使之，則志無不得，此古之為君主者所尤當警惕者也。船山又謂’以搬解者，不能解不糾之結；以斧析者，不能析無理之薪’。（老字衍）此所謂’無有人乎無聞’也。

是則然矣，而時非古昔，凡人亦不能無欲也，然則當如之何？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彫薾。（詩大雅），庶幾近之。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通俗本此作立戒竝第四十四。

解說：

賈誼有言：’貪夫殉財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兮，庶品每生。”此俗人之常情，老氏於是以為可憐，而以’名與身’等為間，教以止足。史稱得益於此教者，二疏之流，不可勝數。其利溥哉！仁人之言。

問曰：文明正以人之不知止足乃能進步，又何說也？曰：循
道遇進，求真而不厭，亢極而無悔，舉凡身、名、貨利皆所不顧，得喪、榮辱、存亡皆足以動其心，此近於無為者也。是則老氏亦不能斥其非。甚愛者，不愛已而愛人；多藏者，不藏于已而藏于民，一宅而寓於無私，則亦無所費而無所亡。易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不失其正則亦不辱而不殆。此聖功也。若得喪存亡之私意膠固于其心，則猶俗人也。守此知止，知足之誠，可以無咎。至若文明進步，則依乎聖智之力矣。

大成若缺，其用不蔽。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如屈，大巧如拙，大贏如縮。躁勝寒，靜勝熱。清靜可以為天下正。

通俗本此作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贏……”句下，諸本尚有“大辯若訥”一句。王弼有注。茲勘甲本無有，乙本此處破闕，茲從甲本。
“大直……”句下，孫詒讓據韓詩外傳所引，謂當有“其用不屈”一句。“如屈”則作“如訥”。
“窘”，諸本皆作“窮”。甲本作“窘”，即今“窘”字。
“熱”，甲本作“炅”，音迥。熱也。與“正”爲同，是。此點已在帛書附錄中指出。文題“試論馬王堆漢墓中帛書老子”。高亨、池曉朝撰。

諭解：

此章皆就人事言之。老子凡言物理處，皆藉以言人事。蓋以此而論道德。若專就物理求之，鮮不顧者。然亦間常有合。
曰“大方無隅”者，方大而隅不可見也。曰“大音希聲”者，聲過高亦不可聞也。金，黃也，而本色紫，“質真若渝”也。光，直也，而亦曲，“大直如屈”也。靜寒，躁熱，生理常然。虛盈，贏縮之數，亦有可徵於經濟學者。要之，主旨在乎“清靜”而治。惡其時世之變亂不已，煩擾生民，乃成其教。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懈于欲得。
故知足之足，恒足矣。

通俗本此作僉德章第四十六。
甲本於“罪莫”句上有圈點，劃分章節。據文義亦可劃分。
“却走馬以糞”。說文：“棄，除也。”段玉裁訂“棄”乃“糞”之誤。謂用走馬佗棄糞除之物。古謂除穢曰糞，今人直謂穢曰糞云云。古本作“以播”。蓋“糞”字篆文中部作“芊”，與“播”音同，致誤。

瞭解：

此章言兵當弭也。有道之世治平，千里馬亦所不貴。無道之世離亂，戰馬生於郊邑。戰國或為老者所不見，而春秋之世，兵連戰結，征伐無休。尤以邾、莒、郯、杞等小國，蜂鎻相螫，掠牛馬，俘人民，鬩鬥無已。此皆由于不知足，所謂莫大之禍者也。

前文有言：“不見可欲，使民不亂。”蓋為內治而言。此言“罪
老子解

莫大于可欲”，亦泛称鄙国之相与。国强，称霸而为盟主，其可欲也。国弱，鄙国之有皆可欲也。野心因之而起，祸乱由此而生。古之立国，多有其可畏，有其可象，有其可度，有其可应。使我有可欲而不能戢敌之欲之，此罪之尤大者也。故言之曰“罪莫大于可欲”。

不出于户，可以知天下；不窥于牖，可以知天道。其出也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

通俗本此作塞远章第四十七。

古本作“可以……”，可以……”。甲、乙两本皆无“可”字。“可以知天道”，通俗本作“见天道”，芟“可以”二字，改“知”为“见”。

韩非子解老篇，与此同文。吕览君守篇，作“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牖而知天道”。淮南子冲虚篇，同文。文子解篇，同文。但“而知”皆作“以知”。

解曰：

此章言为道之效。道家之师匠，而炫以至言者也。倘老子以此说其当世也，庸或有功；若以教天下后世也，则多弊。请通其故：

人之智性，本至圣至明，不囿于耳目之知者也。精神不溢于外，返视内省，一归于恬愉虚静，久乃发其本有之灵明，则可以知
者大。識之知淺，智之知深，明則靈且大矣。識之知，見聞之類也；智之知，思慮之謂也。明則超乎見聞、思慮。見聞不可憑，然不可廢也，依乎智；思慮不可憑，亦不可廢也，終依乎明。識與智，猶外也；靈明，內也。修其內而廢其外，則其失也巫，為天下笑。其弊害不可勝言。至若專務其外，則“其出無遠”，而所知與能知皆少。將内外交修也，其庶幾乎？儒修之勝道修也，以此。

為學者日益，聞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无不為矣。

將欲取天下也，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通俗本此作忘知章第四十八。
“損之又損之”句，第二“之”字，各本俱無。茲據莊子知北遊篇補。
“又不足以取天下矣”，據古本。

譯解：

益者，進也。損，減約也。知識增，積理富，所謂益也，貴乎由博返約。聞道久，進功深，亦所謂益也。貴乎減約而無為。益而不已必決，學與道皆一決而不可止。於道尤然。前識之類，皆宜損者也。後世巫術之繁，邪說之多，皆有所憑籍於道，妖由人興而不息，是未能守無為之宗，橫決而滅裂者，固當“損之又損之”也。及至於無為已，物皆歸之，無往而不自得，且體超損益而
上，是曰無不為。

事，戎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春秋之世，有事於太廟，祀事也。人陳人鄭，戎事也。老氏惡軍旅之事。取者，治也。戎馬倉皇，干戈擾攘，不足以治天下矣。

聖人恆无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聖人之在天下也，歙歙焉。為天下，渾渾焉。百姓皆注其耳目焉，聖人皆咳之。

通行本此作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恆无心”據乙本。
“德善也”，“德信也”，“德”，“得”通假。
“在”，“在”。存，安也，生也。
“歙歙焉，⋯⋯渾渾焉”。——據古本。其本作“慠慠為天下渾其心”。甲本作“慠慠焉，為天下渾心”。皆不如古本。“慠”同“歙”。
“咳”，小兒笑也。“孩”，古文“咳”，從“子”。

解：

道與儒，亦不相勝也。自漢文、景用黃、老，而漢武乃獨尊儒。觀於其本義，豈不有同者，讀此章而益信。

“聖人”，謂治國者。而曰“無心”，豈無心於治國哉？無為也。“以百姓之心為心”者也。則大公而無私心者也。則百姓而治百姓者也。則百姓之自治也。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進賢去不
徳 八

肖，皆徳之於國人，此孟子之說齊宣王也。此本義之大同者也。

曰“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何也？善者，善之，固矣；然
亦善不善。謂“不信者，亦信之”，又且信不信，是何説也？——
是且昭大善大信於天下，將大而化成之也。百姓誠不能皆善
生有不齊，品質殊異，才器各別，均之皆中等，視為上者之倡
導而轉移。孔子對季康子問政，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
子之徳風，小人之徳草，草上之風必偃。”小人，非惡人也，平民而已。
君子，為政者也。且曰“不信者”，“不善者”，是君子已知其為不
信不善。君子可逝，不可陷；可欺，不可罔。是信之善之亦無損
於君子。

雖然，化成天下，難言也。平民，上品君子少。其下品極惡
者，亦少。為不善，為不信矣，將與之爭變詐之智，凶暴之為，以
懲其不善不信，如今日之歐，美乎？抑將轉化之，教導之，使之歸於
善與信也。鄭康成解“格物”，曰“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
惡物”。是也。誠可謂善無窮，惡亦無窮也。然古今中外，惡終
不能勝善。然則化之必以善物。究其極，且將如舜之隱惡而揚
善。彰其惡，惡且如蔓延之滋，披靡而禍不可止。揚其善，流風
廣被，平民且曠移默化於不覺，而下品極惡風頑刁詐猾賊之風可
止。此非一朝一夕之效，必期之數十年然後為功，然舍是又無
他徑可取。是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此又
本義之大同者也。

為政者，平民皆注其耳目。得善矣，得信矣，則其安天下也，
“歙歙焉”，翕翕然如歙翼而振起也。“渾渾焉”，浩浩乎若無所
止。混混然皆與道合。且將使百姓安樂，聖人咳然而笑也。
出生，人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生生，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

蓋聞善攝生者，陵行不辟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无所據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

通行本此作貴生章第五十。
“而民生生”以下，皆從甲、乙兩本。
“以其生生也”，——所據乃甲本，乙本同文，但闕“也”字。按文子九守，淮南子精神篇皆有“生生之厚”一語，故各本多從之，茲芟。
“授”——韓非子解老篇作“授”，淮南子論篇作“措”，異說論世務篇作“用”。
“容”——“容”借。孟子“動容周旋皆中禮”，動“容”也。猶言動“搖”。

曉解：

生猶出也，死猶人也。生死之徒其數同。曰“十有三”者：一說四肢九竅為十三，一說七情六欲為十三。一說十分之中有三分。自來解此章者，皆取後說。而蘇子由曰：“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曰“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此句前一“之”字訓“往”，“至”，後一“之”字語助也。）乃此章主旨。

第一說出韓非子，去老氏之時未遠，此解是。“十有三”者，十又三也。四肢九竅則此生理之身也。則前二句意為生此身也，死亦此身也。謂皆正生，正死也。謂謂十分之三之人屬生而
不死，又十分之三之人屬死而不生。曰“全生之極”，“全死之極”者（王弼注），非也。“而民生生，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者，謂卽此十三者完具之身，妄作妄動以趨於死也。而皆曰“十有三”者，此身之屬生理者外，尚有成其為此身者此生者在也。

“生生”者，徒善其生理之身，非必為善攝生者也。兇虎甲兵，皆寓言也。不妄作妄動以自趨於死地，則兇也，虎也，兵也，皆不能傷。曰“無所”者，無處也。攝生有道，卽老子之道也。明此，則知蘇氏假莊子之說不死不生者，傅會之說也。（見自易之“大衍之數五十”，虛其一，而謂“其用四十有九”衍出。）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萬物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也，夫莫之爵而恆自然也。

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長而弗宰，是謂玄德。

通行本此作養德篇第五十一。

“器”，通行本作“勢”。作“器”者是。甲、乙兩本同。全書中無言“勢”者。此帛書勝處。

“萬物”下，通行本皆有“莫不”二字。甲、乙兩本皆無之。

“爵”，俗本亦作“命”。甲、乙兩本皆作“爵”，是。

“成之，熟之”，據河上公本、真經本同。餘本皆作“亭之，毒之”。皆假借字。“成之，熟之”爲本字。

第二段諸本又有作“德畜之”者，與第一段第二句重複，非。蓋至末乃標出“玄德”，爲主旨。
解：

道生，德畜；物形，器成。道形於物，德成於器。萬物中最可尊貴者，道德也。不以人之爵命而常自然尊貴也。凡生、畜、長、育、成、熟、養、覆，皆“自然”之化。以“自然”之法通於人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長而弗宰”，皆無為也。是謂“玄德”。——觀此，可謂老子非深慈之教哉？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塞其兑，閉其門，終身不勤。敘其兑，濟其事，終身不棘。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用其光，復歸其明，毋違身殃，是謂襲常。

通行本此作歸元章第五十二。
“塞其兑”，——“兑”乃“閤”之省文。古假“閤”為“穴”。宋玉賦：“空穴來風。”莊子作“空閤來風”。司馬彪云：“門户孔空，風善從之”。(見說文段註)。此義為“塞其穴”。淮南子“塞民於兌”，義是塞民於口。高誘注：“耳、目、口、鼻也。”
“終身不棘”，據乙本。諸本多作“不敬”。甲本此字缺。“敬”、“棘”一聲之轉。“敬”，止也。
末六句皆韻。
解：

讀此章而後知西方宗教之源也。

曰“天下有始”，此“始”為不可知者也。窮往古之聖人、教主、哲人、科學家，未能說明此宇宙如何始，何由，何故。盡未來之聖人、教主、哲人、科學家，亦未必能說明此宇宙如何始，何由，何故。此本非人類思智所及者也。盡思智之力，以爲人乎宇宙之極限矣，思智窮矣，而宇宙固無限也。於是名之為上帝，真主，太極，生氣，皆宗教之說，假定其“有始”而已。老氏亦無以名之，字之曰“道”，曰“天下母”。

道，無可譬喻，說爲“母”，亦強名也。王輔嗣解“母子”猶本末也，非善喻也。“母子”亦無同喻。本，末在一物，母，子則二也。而仍喻於母子者，大，小之辨也。道大而天下萬物爲小。母子相依，道固在天下也。說之爲本末，體用，内外，上下，皆有合而皆不合。曰“以爲”者，假定也。萬事萬物，可“知”者也，其可知者，外也。道，可“得”可“守”而不可傳。“知”者，思智之事，“得”者，意會，心領，神契，悟人，體驗，出思慮以外，內也。將內修而外學者也。守道不渝，至身殁而不殆。不殆，不危也。

塞兑閉門，內修也。心意不馳於外，物欲不擾其中，則“終身不勤”，不勤，不憂也。塞兑濟事，外學也。雖精研萬事萬物，而物無止境，學亦無止境，則“終身不救”，不救，不止也。

既內修而外學，必得其明。“見小”，見微也。見微知著，察乎秋毫之末，固當善用其光。光，吐明者也，見知之力也。察察爲明，非老氏治天下之道也。事事見其小必遠其大，古之明君，非察察之主也。其在凡人，而能見人所不見之隱，知人所不知之私，則人皆忌之而欲去之矣。是殃禍且及其身者也。自古才士
文人之流，若是而見殺者，不可勝數也。故曰用其見知之力，而“復歸其明”，即“明道若霙”之謂也。“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亦同此義。

“守柔”者，老氏之至教。發奮圖強也易，明道而守柔也難。能守柔始可曰強。

“襲”，藏也。“襲常”，藏於常道也。

使我撲然有知，行于大道，唯它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荒，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食而資財有餘，是謂盜乎！非道也哉！

通行本此作益證章第五十三。

“撲然有知”，甲本作“撲”。諸本作“介”。帛書編者訂為“撲”，是也。“撲”、“介”一聲之轉。“撲”通“契”，即撲然有知，契於心也。

“唯它”。甲本“唯”字下缺。茲從乙本。諸本皆作“惟施”，解說無不牵強。蓋古文作“去”也。此聯繫字，當是“遙遙”。或作“委佗”，“委移”，“遙遙”，“遙遙”。時義云：“遙遙自公，委蛇委蛇。”君子謂老：“委委佗佗，如山如河。”本音“它”。“唯”與“惟”與“委”，同音。“施”、“蛇”、“它”，古音同在十七部。通假。今正字作“遙遙”，曲折纡餘之意。卻不可據假借之義為說，因大路上必無“它”或“蛇”也。又不可曲解“施”在此為“施舍”。——乙本是。

“朝甚除”。——“朝”，市朝也。猶今言公所。顧亭林日知錄有說。“除”，謂掃除清潔。

“盗乎”。古本作“盜乎”，韓非子解老作“盜竽”。皆難成說。疑原是“乎”字，篆書形誤。此字甲本缺，乙本存木旁，或是同音字。
瞭解：

契於道而行矣。所畏者，曲折纡餘而無所止也。周道如矢，其平如坻，履之而安，然凡民舍此而好趨小徑，此老氏之所歎也。

觀於古史：封建世禄，周末，王室微，諸侯各為小國。其公卿，居則執政，出則帥師。其平民，居則耕稼，出則從戎。文武兵農，皆無甚別異。至春秋晚期，社會經濟稍發展矣，別有一游惰階級出現，則世禄之殘餘也。流衍為戰國之遊士。

此一游惰階級，國家之蠹也。田畝荒，積穀，因之以饑餓，加之以師旅，民不聊生矣。而有一階級之人，“服文采，帶利劍，屨食而資財有餘”。則非盜竊何由而致哉？然此乃凡民之所歆羡者，故曰“民甚好徑”。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絕。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通行本此作「修觀章第五十四」。

諸本“修之……”下，皆有“於”字。據乙本。義無異，當依簡者。句更健。

讀此章略見今古音之異。

拔、脱、絖，古音同在第十五部，入聲。

餘，古音同在第五部，平聲。
邦，豐，古音同在第九部，平聲。
下，溥，古音同在第五部，上聲。
凡此皆古韻。餘與今韻無異。

曉解：

此章主旨，言建德而抱道。其實一也。
道與儒，雖宗旨各別，而說理往往有同者。大學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言“修之身”、“修之家”、“修之鄉”、“修之邦”、“修之天下”皆一貫。古之家大，非後世之家也。春秋之國多小。由小而大，中間增一環節，曰“鄉”，乃於理更貫。辨其理想，則大學之言大而夸。謂“身修而後家齊”，猶之可也。謂“家齊而後國治”，未必然也。謂“國治而後天下平”，則二者相去遠矣。老氏此言較平而實。

何以言之？士君子立德行道，必先修於其身，先體驗之以明其真僞也。“修，治也。治而廣之，人仿效之，是曰教”。（鄭玄注中庸語）。由小而大，修治而廣之，則教之於家，於鄉，於國，於天下也。不言齊，言治，言平，而專就其德說餘，說長，說豐，說溥，則謙乎平實之言也。

進者：老氏之教，無為者也，無以有己者也。觀者為主，所觀者為客。此就客為主而觀之者也。以我而觀家國，有己也。則蔽於己見。以家國而觀家國，乃足增於所見之明。倘以天下觀天下，誠大觀矣，足以知天下之為天下。皆修而致之也。
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蜂蠍虺蛇弗螫，攫鳥猛獸弗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會而適怒，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
知和而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通行本此作玄符章第五十五。
“攫鳥⋯⋯”句，據甲、乙兩本。通行本作“蜂蠍虺蛇不螫，猛獸不搏，攫鳥不搏”。因此僑曲園謂“攫”當作“獒”云云。
“賦怒”，他本作“哧作”，或作“全作”。“哧”同“哮”。說文：“哧，赤舌陰也”。甲本“未知牝”下缺六字。茲據乙本。
“益生曰祥”。易實父謂“祥”即“不祥”云云。或疑“祥”借為“戕”。按：此當作“戕”，“哧”，“哮”通假。
“哮”，諸本多作“哮”。古本作“哮”，並註“於油切，氣逆也。”甲本作“哮”，乙本作“哮”，皆合。
“物壯則老”三句，已見前道經第十八章。茲重出。彼處言用兵。
此言蓄德。

解：
“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赤子，無往而不見愛者也。“蜂蠍虺蛇弗螫，攫鳥猛獸弗搏”。謂其無遺搏螫之理也。世豈有委赤子於鳥獸蛇螫而使遭搏螫者哉！是猶如說人“無死地”，非說人不死也。——大抵人無傷物之心，物亦無傷人之意。而亦非數數然者。
“含德之厚者”，亦若是。内斂其光而不外耀，所謂“上德不
德”者也。任天真，其生乃至精至和，一守自然之道，至於知和之常，得常之明，是矣。

而言有益其生者，使其气者，此遂自然之道者也。生不可益，益之反损。气不可使，使之必耗。皆离此至精至和之常度，而强为之者也。一人之生命力，原有限也，譬如财富，如司马君实之言：“天地生物只有此数”，本无可益也。不用於今日，则用於他年。益之者，欲预支他年备用之财，以侈今日之富者也。此速其穷困者也。气者，周於此身，为欲之基，而心为欲之制。中外之修道者，莫不调心而制欲，所以养其气而卫其身。故儒修常言“欲不可纵”。常人中年多虚其身，纵欲而不制，食色，饮酒皆无度也。任一之时之气矜，自以为强，似无伤也。内耗於外，内耗於中，生命之气力潜衰於不觉，是速其老死者也。其在易曰：“大壮”。壮有创伤之义。物壮而老，乃自然之常理，以此观於益生使气者，皆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通行本此作玄德章第五十六。
“塞其兑”……六句，此依甲、乙两本次第。
古本有此“亦”字，与甲、乙两本同。通行本无之。
瞭解：

知與智古字同。此謂智者多不言，言者未必智。

天下之是非爭論多矣。是者終是，非者終非，大是大非，自有不可掩者。不聞不問，或問之、聞之而不言，所謂鎮之以無名之樸者也。久則濁者徐清，動者漸靜，辯靜之銳氣旋挫，理義之糾紛亦解。終以不言為智也。

若是則超然於塵囂以外；又不然。必“和其光”，不自耀於衆。“同其塵”，與衆同其憂樂，分其誇，受其垢也。人固不可離羣也。

若是則似同流合汙，而趨附者衆；又不然。人於我為親疏貴賤，皆有不能。內中有主，不以人之好惡毀譽而移其所守，“故為天下貴”，即“莫之爵而常自然”也。同而不同，不同而同，是謂玄同。

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不然也哉?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民多智能，而奇物滋起；法令滋彰，而盜賊多有。

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樸。

通行本此作淳風章第五十七。

通行本“吾何以……”句下，有“以此”二字為句。
“民多智能”句，乃据文子道原篇。“而奇物滋起”句之“而”字，据甲本。古本作“民多知慧，而邪事滋起”。另本作“人多仲度，奇物滋起”。“我欲不欲而民自烏”，乃据乙本。通行本作“我無欲而民自樸”。惟本此下尚有“我无情而民自清”一句，疑增文，兹删。

解説：

正，常也。奇，非常也。“以奇用兵”，老氏非言兵必不可用，與今世倡和平主義及無抵抗主義者異撰。兵因戰危，非常道也。必不得已而或偶一用之也。將措天下於磐石之安，常以無事。天下不可以武力取也。用兵有道，治國有道。必得其道，奇正相生，然後為善。

多忌諱者，心理衰弱之徵也。心理衰弱，氣力虛損之候也。犯之者易怒，氣囂於外而力不能自持也。“天下多忌諱”，則人民實力必早虛矣。多敗，乃諱言敗。多貪，乃諱言貪。實力枵於內，浮氣墬於外，則民之貧也滋甚，此徵於近世史而可知也。

“民多利器，而邦家滋味；民多智能，而奇物滋起；法令滋彰，而盜賊多有”。此宛如老氏預知今日歐、美社會而為言者也。舉凡利器、智能、法令，皆可貴者也。文明以是而愈進。然禍患亦以是而益深，成其惡性循環，將文網法令增多，而盜賊奸僞更起，是治其標末而未圖其根本。

如何圖其根本？曰：為無為，事無事，守靜返樸，皆老氏之教也。
其政闇闇，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邦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燿。

通行本此作順化章第五十八。

“閔”字，甲本缺。乙本作“閏閏”。通俗本作“閏閏”。閔閔，憂貌。上憂其下也。“淳淳”乙本作“屯屯”。

甲、乙兩本“禍”、“福”下皆無“兮”字。據吕覽季夏紀制樂篇，韓非子解老篇、文子微明篇，説苑敬慎篇，皆有“兮”字。後二處無“之”字。甲、乙本皆有“之”字。（乙本缺此句）。

“是以……”句，甲、乙兩本皆無“聖人”二字。據淮南子氾論篇，文子上義篇，則可作“君子”。

“割”，剝也。剝，殘破之也。

“廉”，劍之借。鋭利也。

“剝”，利傷也。段注説文，謂“以芒刃傷物”。曰“利傷”。

“肆”，河上公注：申也。謂“引長”，俗作“伸”。

“其無正也，”——楊樹達謂此“其”字，“豈也”。“正復為奇”上則疑脫“其無正”三字。——“其”訓“殆”，義同“豈”。是。然乙本下有“也”字，作問句，則義自明。亦不必疑有脱文。

纖解：

此文簡古。初四句中，前二句正，後二句反。然二句平行，則似有因果關係。因“其政闇闇”，故“其民淳淳”。古之執政者貴族，有憂民之心，施寬大之政，（以原本作“閏閏”而釋為“寬大”，亦
漢人說），則其民德歸於淳厚。此常解也。然亦可說因“其民淳淳”，故“其政察察”，蓋後世之為政者平民，必有淳厚之民，乃有憂勤之政也。後二句反義亦可如是推理。

福福，凡人所迷信也。曰：“民之迷也，其日固久矣！”謂深中於人心也，迄今二千數百年亦未拔。—古之士君子立身行道，循理盡分而已，福福非所計者也。倚伏之數，蓋不可量。往往小人之福，為君子之禍。今日之福，成他日之禍。父祖之禍，貽為子孫之福。財富之福，轉為國家之禍。紛紜繭繭，何可勝言。書洪範說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所可計者，僅“攸好德”一事為主。餘四者，或隨之而有，或不隨之而有。要於所好者德，其事在己而可樂者也。德之備，福也。

自求福避祸之心生，凡民之邪說謬論皆起。委巷之日者也，卜筮也、星命也、風水也，繁多猥瑣，不可究诘。“豈無正也？”問遂無正道耶？復，反也。凡此皆正道之反，善德之妖也。

然猶可說此凡民之俗事耳。然周未世之諸侯，其志趣亦與凡民等。故游說之士起，莫不動之以利害，誘之以福，怵之以禍，遂成戰國擾攘之局。斯時而欲其民之淳淳，不可得已。老氏於此，所以有“其日固久矣”之歎也。

自來解此章者，多以陰陽為說。福陽而禍陰。陽潛於陰，陰伏於陽。相生相剋。蓋則謂老陰老陽必變。亦自成說。—物必有向背正反二面。物，事也，同然。事不善不得其極，常俗亦云“物極必反”。亦猶貨殖之說曰“貴之徵賤，賤之徵貴”。得其極，成也。成則反之，故莊子曰“其成也，毀也”。瓜熟則蒂落也。此雖聖人亦無如之何。

聖人必明於禍福，而理之所趨，義之所在，分所當為，必為之
而不計一己之禍福，此其所以異於庸人也。曰不剖、不割、不肆、不耀者，非謂其畏禍而保容容之福也。乃不害其為方、為廉、為直、為光也。聖人正且善，必不反為奇為妖，而亦可擬老氏之言曰：聖復為愚。子自凡俗視之，將詫曰；“今世豈有聖人？必奇人也，或妖人也，或愚人也。”——陰符經，僞書也。其曰“人皆以奇期聖，我獨以不奇期聖；人皆以惡處聖，我獨以不惡處聖”。是也。則雖聖人亦當知所自處矣。

治人事天，莫若齊。夫唯齊，是以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通行本此作守道章第五十九。
瞭解：

讀此章然後知道家與墨家亦有相合者。老子之時，墨子未起，而墨之所祖者，大禹也。此章所言者，唯大禹足以當之。大至其時諸子百家之分疏未確，而古之道術原有同者。

“治人事天，莫若始”，——始，亦作始，字“从來面。來者，因而藏之”。是耕稼之事，故始於亦即農夫。田夫。收穫而藏之倉廩，多人而少出，故謂為“愛瀕”。韓非子解老子云："少費之謂始"。即省始、儉始之義，則亦言積蓄也。

儉始之道，唯墨家倡之。師大禹之非飲食薄衣而致孝（敬也）於鬼神，蓋欲挽當時厚葬等習慣俗。僕求民生不匱，則莫如重稼穑而崇儉樸。"卑服"，謂其其衣服，儉於身，示知稼桑之艱難。以此而治人，事天。自古之可貴者，農工；以農立國，非徒謂收繭以食百姓也。亦謂上下同其勞苦，可以善其生也。無暇及於淫逸，則勞。勞則善心生，故農業社會人多淳厚樸質，而罪惡率少。及至時放安佚之輩多，奢靡淫逸之風盛，變詐巧僻之心起，盗賊劫殺之事滋，而罪惡率高。

國無三年之積，則國非其國也。故重食。而有重於食者，則德也。是重積食不如重積德。有食而無德，是何以為人耶？——由此以推"重積德則无不克"，以至於"可以有國"，以至於"可以長久"。皆理之至順而相聯貫。古史唯禹似之。謂為"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乃與墨家"彊本節用"之説合，非必由茲衍出，姑謂道之同。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
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非其神不傷人也，聖人亦弗傷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通行本此作居位章第六十。
此章據甲、乙兩本，較各本多四“也”字。
“立”字諸本作“莅”。“莅”，臨也。茲據乙本，善。
兩“非”字皆“不唯”之合音。
真本三“人”字皆作“民”。
“小鮮”——一說“鮮”，魚也。另說，動物新擊殺日“鮮”。兩說並存。


瞭解：

讀韓非子解老：“治大國若烹小鮮”，謂“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賤其滓”。——“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事大眾而數徭之，則少成功”。“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輔嗣注謂“不擾”。皆為也。治大國貴虛靜，不輕易變法。蓋以無心守之，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則治。

華夏文明，發展近五千年，而鬼神之說不破。蓋由於生存之理由不明。論衡訂鬼，亦幾於敬明之說矣，則又歸之於氣。亦恍惚而難解。春秋謂“新鬼大而故鬼小”，蓋指人已逝之祖福。則“鬼”
在古世初無不善義。漢人說“人所歸為鬼”，其義同。太史公信鬼神為虚，而曰“學者言之有物”。衡陽之聖（此近人熊十力稱王船山之謂）則曰：“蓋鬼神者，君子不能謂其無，而不可與天下明其有。有於無之中，而非無有於無之中，而又奚能指有以為有哉！”（見讀通鑑論卷三）則儒家之論亦定。“國將興，聰於民。將亡，聰於神”。（左莊三十二傳）自古非亡國之君，亦罕有聰命於鬼神者。

“以道莅天下”，是以道臨天下，而道在天下以外；“以道育天下”，是天下以道而立，則道在天下之內。（讀帛書本，此為可取。）自來聖人無傷人者，而此曰“聖人亦弗傷也”，則意許聖人亦可傷人矣。非也。老氏之道，人世道也。“聖人”於此，謂治國之侯王而明聖者也，亦不問其國之為大為小——鬼神為幽，聖人居明，幽、明俱不傷人，故德交歸焉。

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靜勝牡。為其靜也，故宜為下。大邦以下小邦，則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則取於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過欲兼畜人，小邦者不過欲人事人。夫皆得其欲，則大者宜為下。

通行本此作諸德章第六十一。

“為其靜也，故宜為下”，此乃據甲、乙兩本。古本作“以其靜故為下也”。或“以靜為下”。

“小邦……，則取於大邦”，通俗本無此“子”字，甲、乙兩本皆有。即
此一“于”字，可谓帛书两本之殊胜处。俞曲园疑有訛误，谓此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两句，因“以取”、“而取”文义无别。或原文当作“或下以取小国，或下而取大国”。得此帛书本明其上文，其疑可释。杨树达说“则取大国”及“或下而取”二“取”字，皆“见取”之义，亦属多馀。

【解】

此章牝牡动静之说，盖出於易。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此必有老氏所见，所闻，或所闻於传闻者也。以哲人而处此，必思所以息纷争，止战祸，而安中国。阴、阳之说难解，牝牡之说易喻，故以此而说大小国之君。其言“大邦者，不欲兼畜人；小邦者，不欲人事人”，盖调和之说。其实大必小以物理之当然。欲大，则大小邦之所同也。“小邦欲人事人”，必有所为也。或素大邦之威以自保，或资大国之助以自存。非有所取，必不事人。其说“大者宜为下”，则上策也。土地广，人民众，实力强，而下人也，实无所下也。将以存小邦之望，使为不侵不畔之邻，而彼此相安。若小者为下，则其名其实固居下矣，而更下之，则不足以自存矣。大国且如江海之为百谷王，众流归之，而自处以静。静而重而安，不为小国所动摇，恒胜。

道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宝也，不善人之所保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也，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卿，虽有拱璧以先四马，不若坐而进此。古之所以贵此者何也？不谓求以得，有罪以免歟？故为天
下貴。

通行本此作為道章第六十二。

“萬物之主也”。甲、乙兩本並同，通俗本作“萬物之奧”。——帛書老子編者第15頁附注29云：“注讀為‘主’，禮記檀選：‘故人以為奧也’，注，‘奧’猶‘主’也。”——其說甚是。按左昭十三年：“國有奧主”，正義：“室內西南隅，謂之‘奧’。‘奧’是‘內’之義。奧主，國內之主。”是則無論作“奧”作“注”，皆當解為“內中之主”。

“美言”……句，通常在“市”字斷句。作“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古本作“美言可以於市，尊言可以加於人”。據淮南子道應篇及人問篇，皆在“尊”字斷句，而作“美行可以加人”。兹闕一字。甲乙兩本皆無闕。疑當作“善”。

“拱璧”，乙本闕此。甲本作“共之璧”。“共”、“拱”通借。雖然，“之”字衍文，殆鈔手之誤。“拱璧”乃兩手相合抱之大璧。（見左襄二十八年疏）

通常讀“善人之寶也”，不在“善”字逗，因前有“善人”與“不善人”之說。（道經廿六）。於此，則“善”與“不善”相對為說，較允。

瞭解：

此章由於文字簡古，註解紛紜，義頗難定。姑循其推理以爲言。

道者，萬物之內主。謂萬事萬物内中皆有一原則爲之主。道之可言者，略備於上經。今此言及善，美，皆德，古編入此德經，宜。道爲體而德爲用，體不異用，用不離體。合言之日“此”。“善，人之寶也”，知之，愛之，重之，所以爲寶。楚書曰：楚
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老子，楚人，無問於其國之言。茲不必論。申論之則為倫理學之全。

“不善，人之所保也”，何謂？——禮記月令，“四鄙人保”。莊子盜跖，“小國人保”。是“保”有防禦之義，如後世有行保甲之法。謂“不善”之於人，猶寇盗人侵，故自保衛也。（通常句讀為“善人”、“不善人”，訓“保”為“養”為“安”，皆所未取。其說屈折。）

“美言可以市尊”，美行（或善行）“可以加人”。——言、行對舉，謂言之美者，雖市人皆尊貴之也。行之美者（或善者），可以有別於人，高於凡人或上於俗人也。若讀為“美言可以市”，則是美言可以購買，又解“市尊”之“市”為購買，則是以美言為交換尊貴之貨物。既不辭。亦不成理。更不可以為教。（後章亦言及“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蓋老氏為其自著書之謙辭。皆非必然。）——或解“加人”為“施於人”，則是其行之善、美，皆可如衣冠而加之，亦復不能成說。非老氏原義。而言與行之所表，則德也。德非言行亦無由見。

“聖人恒善救人”，前已言之矣。“无棄人”，兹復申其義，曰
“人之不善也，何棄之有？”“聖人無己，靡所不已”，（近儒馬一浮語）則雖人之不善，亦猶已之不善也。於己必不棄，是於人亦不棄也。

“立天子，置三卿”，周室之亂也。此蓋柱下史所必知者。拱璧、四馬，皆禮之上者也。重耳出亡，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一乘四馬）及曹，僖負嬴歸殤殤，賓璧焉。公子受殤返璧。及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是又柱下史所必知者也。皆禮數也。宜其取以為喻。“不若坐而進此”，何謂也。“此”，道德也。
德，得也。故曰“求以得”。

老氏之教也，清虚恬淡而无为。其归宿也，曰求则得，曰有则免。（律自珍说）——求则得之，言非难得也。而守无为之教，人必不至为罪。释此固当无免于有罪。虽然，罪与非罪，自有德者观之，其相去也甚微。耶稣训教：孰自省无罪，可始投石杀此畜罪之妇人。众皆默然，遂巡散走。斯亦仁恕之教也夫！

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圆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夫轻诺者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于无难。

通行本此作思始意第六十三。

“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通行本多作“难事”，“大事”。或无“之”字，“难”，名词。

“多易必多难”，古本“易”字下有“者”字。

“報怨以德”，近人有释此“怨”为“民怨”者。人民怨恨，在上者当以德报之，其怨可销。——此解甚合。

解曰：

秦、汉以前文字，多涵义丰富，而形式简单；细加寻绎，其思
緒條理，乃覺粲然。試以今語代之，又不可得。以行文而論，常為後世文章家所欽美。

此章初段，忽出“大小多少”四字。承上“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三句。昔人謂“歸乎無物，故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多、可以少”，是也。直接則“報怨以德”一語，亦可以“大、小、多、少”言，如末章言及“和大怨”云云。又龍括以下之大細難易諸義。——初讀此四字一句，似覺突兀僕側。及細詫之，乃知此一轉換有千鈞之力。芟去則失義，且使文氣不貫。代以他語，必不能如此簡潔，用多字或多句方可。而此四字不成一語，僅為提示而已。——此詎文章神妙之境也。

道虛，而守之者必以爲若實，由是則恒無爲而爲，無事而事，無味而味。則亦無往而不濟，此策之至者也。守“無”者也。

大小難易，皆相對爲言。然易亦有輕慢義，難亦有患禍義。大禍之出於輕蹈簡慢者，多矣。而細事之終成其大，亦日常可見者也。聖人戒輕，戒躁，戒盈，戒僞，舉事慎重，實其慈，儉，守以謙，柔，因之以靜默而不爭，故終於無患禍。——而曰“聖人猶難之”者，聖人託於無，守“無”爲難。（末說出老子衍）

其安也，易持；其未兆也，易謀；其脆也，易判；其微也，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台，作於巘土。百仞之高，始於足下。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是以聖人無爲也，故無敗；無執也，故無失。
民之從事也，恒於其成而敗之。故曰：慎終若始，則
無敗事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而復眾
人之所過。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爲。
其安也，易持。其未兆也，易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言以蔽之曰：幾也。古训：见幾而作，不俟终日。何谓“幾”？——易曰：“幾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覩事理之微，治之於将动未作之际，则用力也敷，往往避大患之蔓延。此在今世又所常見者。醫人之防疫，霍乱，瘧疾之类，一遇則杜絶其源，或施免疫之針注於先，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也。其他保健康，延壽延之法，莫不依此為原則。其不稼森林防歿除患之法，同然。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倘其為惡木，毫末不拔，將尋斧柯。其為力相去天壤。於此可以觀教育之功。其在易曰：蒙以養正。教兒童於初學，擴充其良知良能，亦將自然而善。倘其長大而或有惡習，則雖多方教誨，亦有難除者。——至若得賢者以一言之善，識英雄於未遇之時。銜敵懷于樽俎之間，決勝算於分封之始，由此而成大劘立大業以措國家於磐石之安者，吏蓋不可勝數。何也？皆得之於先幾也。故曰：“其未兆也，易谋。”

老氏之教，尚清虚寡欲。學人之所不學，以反衆人之所為。“所過”，踰其度量也。多學與多欲無異。學而成癖，詎詎物無異。寡欲則僉朴，僉朴則無幾求，無幾求則可以樂道。麤有限之日月，敵無價之心神，淪精於文字之間，稿死於典籍之内，是輒餫魚無異矣。此自古學人之大病。誠不如損之又損之， İstanbul為道。

唯道集虛。虚者，無執；不固執已見，不專執其私也。與孔氏之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同。馬援之論劉邦曰：“無可無不可”，此漢高之遠勝光武也。不執則虛衷，虛衷然後可納善，納善然後能無可無不可，一順自然之為而不敢為私己之為。善始慎終，必不失敗。
古之為道者，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邦，邦之賊也。以不知知邦，邦之德也。恆知此兩者，亦稽式也。恆知稽式，是謂玄德。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

通行本此作淳德章第六十五。
“故以知知邦”，通行本作“故以智治國”。
“稽”，假借為“楷”。“楷”，廣雅釋詁一，法也。四，式也。
“道”、“導”通用。“為道者”即“為導者”。
“知”、“智”通用。又如字，為也。——“故以知知邦”，義即“故以智為邦”。

譯解：

老氏學自古為人所厚非者，此章愚民之說也。人民愚，則統治階級易肆其剥削而弗叛，納諸陷溺而死無怨言。愚之久，久之智力皆劣，則統治者亦不能不愚。上下同歸於一愚，則亡國之道也。

此乃至淺之理。陸敬輿嘗論及民之蚩蚩，固若無知也。然於上之所為，一舉一動無不明其表裏，其智又不可及。是則雖欲愚之亦不可能。

老氏必有非不明乎此至淺之理者。或者有所激乃以成其偏。
徵之於史，觀其當世之事，侵伐無已，戰禍不休，民智愈開，奸侫蠢起，巧詐相煢，殄瘁彌甚。若是者，誠不若其愚矣。則保合太和，返樸還淳之道，必一反時俗之所為，不以智為國，而天下庶可
休息於小康。猶若為治本之方，在其文明未甚發達之世，似舍此亦無他道也。

雖然，天下事誠有不可一概而論者。古之世，不可得而知矣。老子之世亦不能然，後世更不能然。文明已盛，民智已敵。譬如混沌之寢已識矣，欲其不死必不可得。然則如之何？曰：仍守老氏無為之教可也。將以明民，明之而又明之，使其大智。大智非難治也，使其自治。民皆明而自治，則國之德也。於是為上者亦毋勞乎治，斯亦無為之道矣。

孔氏之論亦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說。與此義頗相類，然未嘗直舉愚民政策。大致“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亦亂世權宜之計。書陳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甚至“謀及卜筮”，則雖作威作福之君主，舉事亦非不使庶民知之者。

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為百谷王。

是以聖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後之。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也，天下皆樂推而弗厭也。不以其無爭歟！故天下莫能與爭。

通行本此作後己童第六十六。
“欲上民也”，甲、乙本皆同。真本“民”皆作“人”。
“必以其言下之”。甲、乙本皆同。真本無“必”字，古本有，且有“其”字。
“居上”、“居前”，古本作“處之上”、“處之前”。兩“之”字疑衍。
“非重”，重，累也。猶今言“無壓迫”。
“非害”，害，忌也。意謂“不以爲妨礙”

譯解:

古之行文無定法，推理無定式，皆無謬誤也，而思惟亦不流於枯槁。——此章以“江海”爲説。譬喻在前，取譬者居後。在詩則六義之“比”也。上、下經中數數用比，數數用韻，皆可謂古詩之遺風。其時道術未衰，百家未分，民族之生命力雄厚滂礴，文化創作，篤實光輝。往往詩情、哲理、文思、玄言，皆鍛鍊於一爐，成爲瑰寶，所以百世不磨，其書至今可讀也。

且此言“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學人亦可指其説不立。“江海”爲物，不足以譬“聖人”。未嘗爲“王”，亦非“善下”。且江與海爲二物，“聖人”果似江耶，抑如海耶？——倘如是推理，則可以治數學，治邏輯，不可與言古代哲學矣。

以江海喻聖人者，言聖人之德，如水之積厚，而度量廣大也。將賢之不喜，毁之不怒，所謂澄之不濁，擾之不濯者也。而水常就下，聖人何嘗不樂居後而下人？其上人，非以上自處也，而“自稱孤、寡、不穀”。易之兪曰：“說（通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是以人民居先，而已獨取後也。古之善將兵者，非士卒皆已食不先食，非士卒皆已休息不先休，皆此道也。

雖然，於此亦有當辨者：誠與僞而已。倘以言下人，所爲者乃己之居上；以身後民，所爲者乃己之居先。則是僞僞也。僞僞者人必不信，必不肯推之戴之。聖固無僞。倘其居上，亦弗重且
弗害。人必樂於推之戴之，亦無與爭者。然歷代奸雄竊國，多假此術以售其欺，敗國亡身者多矣。

小邦寡民，使有十百人器而勿用，使民重死而遠徙。有舟車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邦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通行本此作獨立章第八十。兹據甲、乙兩本編次。
通俗本第二句作“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什佰”為士卒部曲之名。“什佰之器”即兵器。俞曲園說，茲作“十百”，義亦無異。
“甘其食”句上，古本有“至治之極”四字，作“民各甘其食”。

譯解：
正反相成，分合相禪，此進化之大機大用，而近代西哲所以立其辯證法者也。老氏之時，周已衰矣。統一已數百年，治久則敝，分崩離析，人民流亡。天下之勢，由大趨小，若川決山懸而不可挽，故老氏著其小國寡民之理想如此。此說之是非得失姑且不論，人而有觀於歷代興亡之迹者，必知此非人力之所可為。讀羅馬帝國史者，知當其全盛，直以地中海為園庭中之池沼，北歐、北非、西亞，幾於皆此園庭中之臺榭軒樓別館。及其衰，則羅馬街市中貴族各樹其堡壘以自防。愈讀而愈蒼涼，知虞淵之沈，無可挽救。然則存此為一理想；默觀時世之變遷而處之以無為，亦老氏之教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
哆，哆者不善。
聖人无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
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為而弗争。

通行本此乃全書末章，作顯章章第八十一。
乙本作“善者不多，多者不善”，甲本缺數字。茲假定“多”乃“哆”之
省寫。通行本作“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義同似。哆，張口大言也。
通行本末二句作“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茲據甲、乙兩本。“天之
道”與“人之道”對文。

暦解：
“信言”，今語曰“真話”。——六經中無“真”字。老子中有
之。如：“其精甚真”、“質真如渝”，皆形況詞，與“信”（讀如“伸”）通
用。如“其中有信”，今語曰“其中有真理”，則形況詞之為名詞者。

歐西自寇桑（Victor Cousin）申“真、美、善”之說，爾後哲學
界無異辭，皆以爲人生之嚮往與歸趣，無以非難。三者，古代各
民族多有說，希臘爲著。在東亞，則老子此章是也。各有所重。
於此章又出“知”與“博”相對爲言。當屬知識論。倘視三者爲三
元體，如三圓球，各不相涵，以謂真者不必美，美者不必善，則說
人生現實亦大勢不遂，悲劇皆由此起。然此蓋然之說也。論於
理實，亦難謂真者必不美，美者必不善。或三或二，亦可有相互涵蓋之時。老子之歷史哲學，所見者如此，非如近代之純思辨哲學，未為經驗論所範圍者，所見不同。

雖然，老子此說，蓋為其著書而言。故後人編此為其書之末章。信與僞，美與醜，善與惡，可為相對，老子亦必不以信與美，以美與善為相對。第申其旨，若曰：如此書者，不美，不博，不為，然為信，為智，為善。進而言“聖人無積”，則仍申其著書之旨，如是而為教，教人之為人也。

且“聖人”，依老子之義，為侯王而明聖者。則其積，貨財也，非無所積，乃積於民。所謂“公忠體國”，與其國為一體者也。己之所有，與國之所有，即皆民之所有也。豈非“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乎？

倘使侯王而有私積，如唐之琉璃、大庫者。是聚歛之臣，搜括於民間，則或儲存而腐朽於無用之地，或僞逃亡之貫而已，或肆誣衆之鈔掠，或供子孫之暴殄奢靡，且貽禍於國家，此史之大戒也。侯王之節為聖君明主者，必不然矣。——此現實之義也。

或者，“聖人”非謂在位者，則體道者也。道無可積而德可積，學可積。將謂“聖人”無積德、無積學乎？曰：積學積德，皆為道也。為道非徒為己也，亦為人也。既以予人，己且愈多也。愈以為人，愈以予人，則德愈積而道愈富，亦自然之理也。——此抽象而言之也。

基督書有是言：“有者，將予之；無有者，並其所有而將奪之。”是也。同此理也。謂有者，有道者也。無有者，無道者也。有道者，增其明；無道者，去其惑。

“天之道”，昭明之理也。理有非人所能知，蓋自然之道也。
為生為殺，為利為害，多非人力可為。人類至今僅能作少分“先天而天弗違”之事，未能征服自然也。然人類實進化者。自然而生人，亦無必生之以害之之理。故曰“利而不害”。“人之道”，既為人，既予人矣，則亦無爭。故曰“為而弗爭”。

天下皆謂我大，大而不肖。夫唯不肖，故能大。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我恆有三寶，持而寶之：
一曰慈，
二曰儉，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器長。
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天將建之，女以慈垣之！

通行本此作三寶章第六十七。
第一句通行本皆作“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多一“道”字。今依甲、乙兩本，芟此“道”字。“大而不肖”，據乙本。“似”字疑注“肖”字下者，屬人正文。
“夫唯不肖”，通行本作“夫唯大，故似不肖”。此據乙本，文義俱勝。
“故能為成器長”。據乙本。“器”，甲本作“事”。韓非子解老，亦作“故能為成事長”。皆有“為”字，而俗本缺，作“故能成器長”。有者勝。前文有“大器晚成”句，據乙本更合。

“且”，取也。

“女以慈垣之”，甲、乙兩本同。然乙本作“如以”。“汝”、“女”古通用。據甲本作第二人稱，語較生動。通行本皆無此字，僅作“以慈衛之”。——“垣”之亦“衛”之也。

臆解：

將謂我與道為一，則“我大”可謂“道大”。而“謂我自然”，亦可謂“謂我道為自然。於此分道與我為二，則言“天下皆謂我大，大而不肖”，無義。或增言“道大”，亦贅。

前言“大方無隅”等，方而言無隅者，見有所不及。此言“大而不肖”，其義相若。至大而見有所不及，則見之不全。見之不全，則無由說矣肖何不肖。

慈，愛也。儉，約也。不敢為天下先，無争也。——此三者，皆說人與社會之關係。

“不敢為天下先”，此義出自大易。乾惡居首。初濶勿用，上亢有悔。“見羣龍無首，吉”。不為先，則不争。不争則不急裂，蓋從容而善為者，以是有成，所謂後之以發，先之以至者。故終於為長。

儉，謂不放侈，不放侈而恆約，則財用足，財用足則人多附之，故廣。

慈，謂仁惠加於人。此天地間之正道，坦坦然可行者也。履此正道，又何畏何懼而不勇？人將愛之。物且與之。善將兵者，
愛其士卒如子弟，故稱子弟兵。子弟兵者，愛其將帥如父兄，則上下揖睦。師於是乎大和。由是“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慈於三寶為第一，蓋人人所可行者也。為德之元。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弗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争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通行本此作配天章第六十八。

“弗與”，真本作“不一”，古本作“不争”。作“弗與”者是。“與”，敵也。兩軍相遇而戰謂之敵。參經義述聞卷十八，“一與一，誰能蔽我”條。

瞭解：

漢魏固生嘗稱老子書為“家人言”。“家人言”者，謂尋常人情物理語。讀此章亦知其然。此章皆簡易之理，然理之簡易，非即行之簡易。如謂“善戰者不怒”。思慮明審，情感不搖，絕不以客氣害事，乃能戰而善也。即觀夫尋常之弈者，此至微末之遊戲也。而往往恃氣相鬬，忿然相爭，何況領大兵與大敵相見於戰場哉！史稱張良狀貌乃如婦人女子，此必非糾紛武夫之貌可想也。然其運籌策，決勝負，可謂天下之大勇武者，所謂“善為士”者也。

儒家有“配天”之說。“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在老氏以“不
爭”為德，稱其高明。

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禍莫大於無敵，無敵近亡吾寶矣。故抗兵相若，而哀者勝矣。

通行本此作玄用意第六十九。
“扔”，古本作“仍”。真本“仍無敵”，在“執無兵”句上。
“禍莫大於無敵”，甲、乙兩本同，古本同。通行本作“禍莫大於輕敵”。下“無敵”亦作“輕敵”。
“相若”，通行本作“相加”，疑字誤。
“哀者”，俞曲園說：疑“喪者”之誤。“喪”乃“讓”之借字。
“行無行”，第一“行”字謂“行列”，或“行道”。

諭解：

用兵有道，得道者勝。不得其道，雖勝猶敗也。主客之間，進退之際，有難為定說者。此言“不敢”者，諸葛公之“謹慎”近之。“為主”則受寇，“為客”能自如。“退尺”者，將飛者翼伏，將進者足駱。“進寸”，則無地可發施也。
“行無行”者，無行列而行也。
“攘無臂”者，不用臂而已攘之也。
“執無兵”者，不執兵猶執兵也。
“扔無敵”者，不扔敵而已扔敵也。
用兵若此，似非人力可到。後世如李廣，或得其彷彿。孫、吳之流，善用兵矣，未嘗能不用兵而戰勝也。

“禍莫大于無敵”。——商紇百克而亡，齊桓之殽流出，是必皆老氏所知者。秦以前，一時無敵于天下者，敗亡多不旋踵。故春秋時治國者，有留敵國為“外懼”之說。存戒懼也。

“吾寶”，即“我有三寶”之寶。其一曰“慈”。哀出乎慈。哀者，慟不欲生，致死而已。雖兵力相等，而哀者常勝。

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夫言有宗，事有主。夫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

通行本此作知難章第七十。

“事有主”，甲、乙、真本皆作“事有君”。文子精誠篇引作“事有本”。

兹依古本。

“則我貴矣”，通行本作“則我者貴”。兹據甲、乙兩本。

注解：

知與行對言。“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書書説命)一作也。史而可信，則華夏此説最古。知之艱，行之易，又一作也。知之精一處是行，行之精一處是知。則同難同易。老氏似遠故後世知行合一之説者。知表於言，亦見於行事。若以本末言，則仍以知為本。“言有宗，事有主”，皆出於知。言而無宗，漫言也。行而無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是以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
民之不畏畏，則大畏將至矣。毋狎其所居，毋厭其所生。夫唯弗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也，自愛而不自貴也。故去彼而取此。

通行本此作愛己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畏”，通行本作“民不畏貪”。“則大畏至”，亦作“大貪”。“畏”同“貪”。管驥刑“貪為惟畏”，墨子尚賢中，作“貪為惟貪”。“毋狎其所居”，狎、狎通假。謂所居當廣大。“毋厭……弗厭……”，此“厭”通“壓”。“是以不厭”，此“厭”通“壓”。

瞭解：
自古治國之所大畏者，叛亂也，篡盜也。統治者必使民畏貪而不敢為。及其貪不足畏，或畏與不畏之利害等，則叛亂篡盜之事起矣。老氏倡聖人之治。曰：毋狎其所居”，謂使民有餘裕以自處也。莊子外物篇曰：“室毋空虛，則姑婦勃谿”。資生寢寧有餘，猶之舊國舊都，望之暢然。“聖人復其性，萬物復其命。弗強其所不能，弗怨其所不知。不塞其情，自無不達；不限以法，自無不周。與天下相胥以樂而復其始”（王船山解莊子則陽篇）。人民乃熙熙皞皞如也。又曰：“毋厭其所生。”則以生道使民，以寬柔為教，自上無壓迫，自下無反動矣。居上而民弗重，故不厭也。聖人不自表曝，不自矜貴，自知、自愛、其國乃治。
勇于敢者则殺，勇于不敢者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天之道，不戟能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繆然而善謀。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通行本此作“任為“ thật”g第三十三。

此章通行本在“孰知其故”一句後，尚有“是以聖人猶難之”一句。兹據乙本校。甲本闕，數空字似亦不應有。

“繆然而善謀”句，乙本作“單而善謀”。共間“戟能”字常作“單”。然疑此作“繆”，因此上已有“不單”即“不戰”之語。“然”字從通行本補入，古本“繆然”作“繆然”。繆、單、卽，皆通假字。今語作“坦然”。“坦然”則無謀。句義是：雖是坦然，然而善謀。

瞭解：

勇於敢，勇於不敢，皆勇也。敢者，恃氣；不敢者，非恃氣而必藉於理。不敢為其所不當為，而殺活之機於此分。此老氏就一切而言者也。然勇于敢者則活，勇于不敢者又殺，亦當然者也。故曰“或利或害”。人不能知其故，遂歸之於天。天生天殺，非人所可必也。

雖然，天之道，豈非卽人之道耶？時、空、因果律，皆非人所能變。人觀天之道，宛覺其善勝、善應、善謀，且“不召而自來”。是未分別誠觀時、空、因果律，而知其必然者也。因不知，故委之於天。何以不知？所知有限制也。譬如見，限於目，制於光。無目
不能見，無光亦不能見也。是所見者有限，而所未見者無限；所知
者有窮，而所不知者無窮也。

倘明於時、空、因果，則知戰之勝敗，皆已定於事先。謀之減
否，亦定於事始。殺活之機，潛在於人。積善，積不善，或餘慶，或
餘殃，久而復驗。習已成性，故己不移。則其發也，如響斯應。譬
如身染疾病，或旋踵而發，或潛伏若干年而後發，或治或不治，皆
有其必然之理。舉不外乎時、空、因果。不能知，故歸之於天道，
其實仍人道也。喻曰“天網”，網疏則漏者多，終於“不失”，無所逃
於時、空、因果律也。而後世上帝天堂鬼魔地獄賞善罰惡之説，皆
由是起，遙矣！

若民恆且不畏死，奈何以殺懼之也？若民恆且畏死
而為奇者，吾將得而殺之，夫孰敢矣！若民恆且必畏死，
則恆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斬也。夫代大
匠斬者，則希不傷其手矣。

通行本此作制惑章第七十四。
“若民恆且不畏死”句，通行本作“民不畏死”。“以殺懼之也”，作
“以死懼之”。“奇”通“甚”，邪也。有宋本作“惡”。作“若使民常畏死，則為惡者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見容齋隨筆卷五）
“若民恆且必畏死”，通行本此句缺。甲、乙本皆有。此帛書勝處。
“是代大匠斬也”，通行本作“是謂代大匠斬”，加“謂”字，芟“也”字。
瞭解：

凡民畏死，大盜鬱不畏死。凡民而不畏死者，有苦而欲死者，失其樂生之情者也。大盜竭其聰明勇力而殺人越貨者，非不聊生，過其樂生之情者也。皆不畏死，則皆不足以殺懼之。老氏必觀於春秋之世亂矣。將以儆治民者，曰：止殺。

“司殺者”，法也。司寇、司隸之屬奉行之。國君執法而操生殺之柄，必曰：此祖宗之法，國家之法，貴戚與凡民共之者也。故法不可亂，不能辯其喜、怒以生、殺人。史美舜、禹之治。皋陶執法，舜不能取而代之也。後世暴君亂主，蔑棄法紀，隨意生、殺，是猶“代大匠斬”，其傷多矣。

人之饑也，以其取食稅之多也，是以饑。百姓之不治也，以其有以為也，是以不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

通行本此作貪損異第七十五。

“以其取食稅之多也”。通行本作“以其上食稅之多”。“取”作“上”，無“也”字。

“人之糧也”，“人”作“民”。“百姓之不治也”，作“民之難治”。“夫唯無以生為者”，古本“為”字下有“貴”字。

“是賢於貴生”，甲、乙兩本皆無“於”字。瞭解：

周初，幅員不若今日版圖之大也。而分千八百國。一國之提
封，略同後世之一縣。周衰，諸侯僭侈，多置官吏。卿、大夫、士之食禄者以百計。嘉好之事，一卿出境，從者五百人。則其國用可想。生齒日繁，而土地之產，固不能同增也。自三代制什一之賦，而宗廟社稷牲幣之供，龐煩牢饋之奉，百官有司府史胥徒之禄食，皆於此出，以及車乘兵革之備，亦出於此，而豪猾貪饕之胥吏，侵漁其間。齊猶大國也。煮東海之水以爲鹽，有山澤之利。及其季世，“民參其力，二人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餓”（左昭四傳）。大國如此，小國可知。此老氏所以有民饑之歎也。

溯其分封之始，亦曾意及後世之衰亡乎？以周公之明聖，知治魯之親親尊尊而必弱，知齊之尊賢上能而先亡，此其長圖大計深明遠見也。卒之周室雖以東遷而遂衰，然維持統一之局且八百年，此在世界史上最爲特出，不可謂非最優勝之政制也。至春秋之世，頽敗之勢已成。雖有管仲、晏子出，成小匡於一隅，而楚霸東南，秦起西北，干戈擾攘，歷二百四十餘年。此非可以人力挽，非可以學說救者也。老氏於此，亦必知其無可如何，求天下之安寧，必不可得，第申言民饑之由來，治民者之不擾，及求生之不可過厚而已。恢其小國寡民之理想，率天下以無爲而治。卒之更歷二百餘年，戰愈烈，禍愈渙，封建盡破而後已。——反復重言，蓋懸懸款款而道之者哉！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豈能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耄。故曰：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微細，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彊。故強大居下，柔
弱居上。

通行本此作戒強章第七十六。

“其死也……”句，通行本作“其死也堅強”。兹據甲本，多“堅卒”二字。乙本作“堅信”。“堅”字無考。“信”通“伸”此皆同音通假。“堅”、“堅”疑作“堅”，作“堅”，作“堅”皆可。今言“堅”。“堅”亦可作“伸”。“伸”作“申”。

“木強……”句，甲本作“木強則堅”。通行本作“……則共”，“共”通“拱”，或作“……則兵”，以斧斤加之也。乙本作“競”，集韻：“堅強也”。

詩無羊：“矜矜競競”，傳：“以言堅強也”。則“木強則競”，正是原義，不必改字。

瞭解：

“強大居下，柔弱居上”者，物理之當然，亦人事之通則也。柔弱居下必壓，不勝其負荷；居上無損。強大居上必頹，無所承託，居下則安。在國家倘強宗大族，據高位、凌凡民，鮮有不破者。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之類是也。故立國必根本鞏固，安定無傾，文教深，武德厚，民富而國貧可也。權位之移易可也。要於存大體而不傷。制柔則革弊遷善易為。與時進步而發揮有餘，則與天地長存可也。

問曰：老氏云“兵強則不勝”，何謂？豈兵弱乃勝耶？

答曰：兵，難言者也。或強勝弱敗，或強敗弱勝。要於與國家人民為一有機體，而必有龐大充實之生命力彌滿其間。倘國家衰弱，其兵不能獨强。倘國家富強，其兵不能獨弱。可以兵累敗而國不傷，可以兵累勝而國終敗。譬如瘧疾，有疾必死，疾去乃不
死，有疾不至而不死，有疾雖去而人亦死者。故不可一概而論。主要在於生命力之充實而已。

觀於往史，強弱亦有難分者。安定如山，或缺機動，或如流水，或寧地靜，則強猶弱也。兵而木強，缺乏靈動矯健之生命力，必敗。後世苻堅淝水之敗，岳飛朱仙鎮之勝，皆此之由。

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故天之道，損有餘而益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而又以取奉乎天者乎？唯有道者。

是以聖人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見賢也！

通行本此作天道章第七十七。

“孰能……”句，通行本作“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古本作“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者乎！”——此據甲、乙兩本叅定，較勝。

“弗有”——甲、乙兩本同，全譌。

“成功”通俗本作“功成”。

“若此”二字，據乙本。諸本皆缺。或以句末作疑問，加“邪”字，亦晦。此訂較明白。“見”今作“現”。

瞻解：

此章所謂“天之道”，公理也。“人之道”，私意也。高者可抑，
下者可舉；有餘者可損；不足者可補。人心同然之理，五百年而不變者也。故謂之天道。

自來封建之制，“損不足以奉有餘”者也。民貧不足，侯王乃富而有餘。不足而更損之，則削；有餘而更益之，必決。以公理繩之，唯有餘者受損，乃當。“以取奉于天”，有餘乃奉之于天下也。

聖人可若是乎，治國而無為者也。必成功，必有餘，初無私意存於其間，則循公理者也。不自居其功，不自表其賢。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以其无以易之也。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强也，天下莫弗知，而莫之能行也。

是故聖人之言云，曰“受邦之誨，是謂社稷之主；受邦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

正言若反。

通行本此作任信章第七十八。

“而攻”……句，古本作“莫之能先”，通行本作“莫之能勝”。“柔之勝剛也”二句，古本、甲、乙本皆同。通行本此二句上下對倒，無“也”字。真本作“故柔勝剛，弱勝強”，無“之”字。“誨”通“誨”，或作“垢”。恥辱也。“誨”與“主”字爲韻。

詳解：

老氏蓋深明時間之妙用者也。觀萬物之化，因其時而任自然
之化，故能清静無為，徐動徐生，不輕不躁。因言柔弱勝剛強矣，亦言“上善如水，水善利萬物而又靜”。而此章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也”。水之以柔弱而能攻堅强者，因時間之力。(1)以譬乎柔勝剛，弱勝強。廣義推之，居弱處下，其境善於居強處上。則優勝之謂。蓋水善就下者也。

倘若兩軍相遇，金鼓震天，爭性命於俄頃，將謂堅强者敗而柔弱者勝乎？——非是之謂也。守柔弱之教，將不戰而克人之兵者也。小國寡民，雖有武器而不用，無爭則亦無戰，亦無兩軍相遇之時，無其死地。

強者，壯也。物壯則老，自然之序。物之成也熟也，以時間而攻之殺之者，亦以時間也。皆潛移於不覺，以成其萬物之化。智者因之，以柔弱勝剛強。其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物之成，用力；其毀，亦當用力也。剛者，力之凝聚；柔者，力之弛散。摧剛者柔，柔之力特因時間浸漸而施之，其“動也剛”無異也。所謂縛錬木斷，水滴石穿者。

處弱而居下，非有道者不能。見不能及遠，力不能勝人，而好處強而居上，細人之惰也。居下則衆流歸之，而流不皆清；毁之蔑之者衆，亦不能不受其詬。名受其詬，實亦不祥。唯有道者處之，可以無咎。為社稷主乃必受詬，為天下王而必不祥，此名實之似不相當者也，乃實然。故曰：“正言若反”。

和大怨，必有餘怨，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右契而不以責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

(1) 晚近義務科學界，亦有以時間為能力者。
司徵。

夫天道无亲，惟善是亲。

通行本作任契，盖古之符契，亦犹今之印譜。存根在左，發出之印譜在右。

“無徳司徵”，舊注：司人之過也。謂“徵”假借為“徵”，車庭也。車庭即行庭也。而“司”通“伺”，意謂無徳者專伺察人之行跡，其說頗曲。難解上句“有德司契”，不能謂有徳者乃伺察人之契約也。茲取詩公劉“寢田為糧”義，即“什一而稅謂之徵”。孟子滕文公上：“周人百畝而徵，什一而稅。廣雅釋詁二：徵，稅也。

帛書甲乙兩本，德經皆終於是章。乙本末標：“徳，三王世一”。

瞭解:

康誦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疑此章所謂“大怨”者，民怨也。民怨孰為大，苛徵為大。將有大怨而調停其間，或者緩其徵收，或者減其賦稅，以土地之異宜，豐歉之異歳，胥吏之刻核，必難於至公，此“必有餘怨”者也。春秋末季，魯已什取二而國用不足。則必横徵暴斂而民怨起。此昭公之所以被逐也。

老氏小國寡民之理想，以謂治國者“司契”而已。無徳者乃如“司徵”者之徵取於民，取必於其什一之稅收，必不能“不以責于人”者也。晉書劉懷傳：“懷誦曰：‘古之善政，司契而已’”。同書
王旦之傳廢莊論：“先王知人情之難治，懼違行以致訟，悼司衛之失懼，審禪帶之所繫，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為節焉。”是則解“司衛”為爭訟之端，“司契”為善政之節。大至古代農業社會，爭訟者土田經界賦稅之事為多。故契約立於先，凡田疇之界，浸灌之源，爵錐之數，皆立明文，著之竹帛；或有鑄在彝器者，欲其子孫永寶，杜絕爭端。後世稱曰“約劑器”者，如今存之“散氏盤”猶可見也。陵谷變移，年月浸久，其有侵耕、引水、伐材、逋賦諸爭，悉憑契約為斷，可以息事寧人。

全書以“夫天道无親，恒與善人”一語作結。“天道”與卷首之“恆道”無殊。思結亦由爭訟之意衍出。則謂人心同然之公理，不能阿私，猶訟獄之不能偏袒。“皇天無私阿兮，覽人德焉錯輔”，屈子之辭，同此傳統思想也。“善人”謂有德之人，德經之終以此語也，宜。